十七史商榷

九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史商榷

（九）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

新舊唐書一

趙瑩修舊唐書

吳縝進新唐書糾謬表云唐室三百年傳世二十帝興衰之迹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模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我仁宗皇帝臨文咨嗟申命名儒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成二百餘卷案舊唐書向來皆云出劉昫宋刻每卷首列昫名此乃以爲趙瑩新五代史雜傳劉昫傳當後唐有監修國史之言國史卽唐書至趙瑩傳則無此語薛居正舊五代史瑩傳瑩於後唐位尚卑皆高祖時方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後唐以唐爲本朝故稱國史至石晉革命似不得復名國史但此書始自唐明宗之長興成於晉出帝之開運歷年宰輔皆領其事俱以監修列銜晉人遂仍其故稱而吳縝因有趙瑩修舊唐書之語

舊唐書各種本不同宜擇善而從

劉昫等既修唐書後宋祁等改修爲新唐書而昫書稱舊唐書久之遂廢明嘉靖十七年聞人詮等重刻成序稱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得列傳於光祿張氏長洲賀子得紀志於守溪公遺籍俱出

宋時模板云云。觀此則聞人氏據宋板。文氏徵明序云。是書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云云。而其下又有聞人公得舊刻數册。徧訪斷簡。校閱就緒云云。繹其文。則聞人所據。乃別一宋板。非朱倬本也。錢敏求名遜。常熟人。藏有至樂樓鈔本。不言出於何人。葉石君名萬。一名樹蓮。吳縣洞庭山人。徙居常熟。諸生。本朝康熙初卒。年八十。借得以校聞人本。多有不同。張石民名原。又借得石君校本。以校近沈詹事等考定刊本。石民跋稱葉氏所據鈔本。係影宋鈔。每卷末有校勘人名。有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隨案司幹辦公事霍文昭。蘇之勤等名。末卷有朱倬名。然則至樂樓鈔本。卽是紹興本。此本既與聞人本不同。則知聞人本乃別據一宋刻。而非朱倬本益明。但鈔本亦不全。僅得其半。鈔本闕者。葉校亦闕。石民既用硃筆臨寫葉校。又於聞人本與近本不同者。用黃筆注逐條之旁。竊謂校書之道。貴擇善而從。狗今而婷陋。泥古而迂癖。皆病也。聞人本與鈔本各據宋板。未見鈔本必是。聞人必非。近本改易聞人本處。亦有可從。觀葉、張兩家。大都榮古虐今。意見稍偏。予從阮薑邨名學。潛山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編修。借石民本。從李禹定名大夏。吳縣人。借聞人本。讎勘近本。以己意裁取。不盡從葉、張。彼校善者從之。但稱校本。不標孰爲葉。孰爲張。聞人本則稱原本。

通鑑取舊書

文序云。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於新書無取焉。愚謂通鑑於五代亦多從薛史。且其文反簡於歐史。可見司馬公不甚取歐、宋。

宋歐修書不同時

吳縝新唐書糾謬自序云。唐書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又云。其始也。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又胡宗愈奏請進糾謬云。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所譔。修譔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不免或有差誤云云。愚考二公修書。不相通知。其實乃本不同時也。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傳。言其修唐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厤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凡閱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常以稾自隨。此言十餘年。而吳縝則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歐陽修傳。於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一段之下。卽繼之以知嘉祐二年貢舉云云。則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稾成時。相去已十餘年。其下又繼以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而此下又接云。修在翰林八年云云。則修書凡歷六七年之功。書成。上距祁稾成約又二十餘年矣。更證之以歐陽公年譜。（文集分爲十篇者。附有此譜。雖不見譔人姓名。要爲可信。）逐年鑿鑿指出。至和元年甲午八月戊申。詔公修唐書。嘉祐五年庚子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然則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吳言十七年者。專指初次宋所修而言。云二十年者。合前後兩次所修而言。祁與其兄庠同登第授官。史

言天聖初而歐公之登第授官則天聖八年年輩名位稍在其後祁不爲紀志表非以讓歐蓋用其所長先譔各傳餘姑闕如歐學問文章與祁異趣成名之後天下重之甚於祁未必肯壹遵祁軌躅上二百五十卷時恐或有改竄祁豪者

吳縝自序哲宗元祐四年作中有云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又云方新書來上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校勘若校勘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二三胥吏足辦何假文館之士必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乃稱其職而五人者曾無建明但襲故常惟務唔默自後遂頒之天下案自元祐四年逆溯至嘉祐五年恰三十年蓋上進未幾即頒行然則宋雖撰傳而總匯裁定實出歐公一手

修書之年以宋歐兩傳爲據可無復疑而曾公亮進表列刊修官歐陽修、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歐在宋前者以書成於歐手其實則宋先歐後又言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五十卷此皆不足泥進表又云唐書紀次無法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補緝克備一家云云舊唐書成於晉開運之末順數至嘉祐五年凡一百十五年此五十二字當乙

歐宋不采唐史料諸書辨

邵錫蔭曰唐之史料非不備也義寧、武德中有溫大雅之起居注房玄齡、許敬宗、敬播之三帝實錄若姚思廉之貞觀紀傳顯慶中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劉允之、楊仁卿、崔允又續之龍朔中許敬宗又補

之。此則唐開創及盛時所紀載也。長安中。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奉詔更譔唐書。自創業至開元備是矣。而則天、高睿中宗諸實錄。又出於子玄、兢所修。蕭嵩、韋述、賈登、李銳相繼續錄。此唐中葉所紀載也。安史之亂。史書散失。而柳芳有唐厤。若韓愈之於順宗。蔣乂、韋處厚、獨孤郁之於德宗。韋處厚、路隨、沈傳師之於憲宗。路隨之於穆宗。李讓夷之於敬宗。魏謩之於文宗。韋保衡之於武宗。皆有成書。宣宗時。又詔蔣乂、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續成柳芳唐厤。此則唐末世之書。可覆視也。歐、宋諸君。一切屏置。何怪用意者入奇澀鋪陳者入迂疎哉。愚謂温大雅以下衆家。亡者多。存者少。不知邵氏何由而知歐、宋一切屏置不用。此說存疑。

二書不分優劣

曾公亮進新書表云。唐三百年。治亂興衰。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惟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宋人之詆舊書如此。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今平心觀之。二書不分優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長。至其所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辨說詳後各條中。

楊氏循吉曰。劉昫等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矣。奈何宋之

慶厤。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舊書湮蔑。君子不能無病諸。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可以新掩舊哉。吳兢、韋述、令狐峘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劉昫等因三人舊文爲書。郎舍相踵。既出螭坳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忽有改圖。殆不其然。楊氏此論。矯枉過正。不得其平。

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

竇苹董衡新唐書注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唐書之竇苹、董衡注。吾無取焉。考董衡新唐書釋音二十五卷。汲古閣無。明南監板有。此出宋人手。便覺空疎。誠如胡說。不及何超音書注。其竇苹注則亡矣。羅泌路史國名紀第四卷辨萊蕪縣地名。餘論第十卷論濟水。各引竇苹說一條。殆卽唐書注文。又戰國策高誘本宋刻第二十一卷趙策盡歸中山之新壐。無名氏校注云。新唐史、集韻皆云武后所製字。竇苹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

新唐書糾謬

吳縝新唐書糾謬二十卷自序云。此書訛文謬事。歷歷具存。予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若廣以它書校之。則穿穴破碎。當不止此。愚謂只就一部書中搜求。吳自言寡聞。固矣。然且不必論其廣以它書校否也。可笑是幷舊書亦絕不一參對。爲太省事耳。其指摘卻

亦有精當處。

舊書目錄脫誤

舊書目錄脫誤者。如楊恭仁傳恭仁之曾孫睿交。睿校本作脊。傳同。此因相似而誤。高祖子虢王鳳。校本作元鳳。傳同。然新書亦無元字。則未見校本必是。良吏權懷恩傳下小字注叔祖萬紀四字。近本從宋本添。

新書目錄脫誤

新唐目錄后妃傳下。宣懿韋太后下注尚恭宋若昭。恭當作宮。又十一宗諸子傳。自奉天皇帝琮以下。凡三十八人。此內有有事迹者。有無事迹者。考之傳中。人數衆多。或見於目。或不見於目。知目乃隨手開列。參錯不可據也。儒學傳下。啖助下應添趙匡陸質小字旁注。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

新舊唐書二

新紀太簡

新唐書本紀較舊書減去十之七。可謂簡極矣。意欲仿班、陳、范也。夫文日趨繁。勢也。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紀唐而以班、陳、范之筆行之。於情事必有所不盡。邵遠平謂本紀出廬陵手。自一二行幸除拜之外。紀載寥寥是矣。而其尤不滿人意者。盡削詔令不登。獨不思班紀猶多全載詔令。而唐紀反無詔令。惡乎可。且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全削詔令。是記動不記言也。德宗出奔奉天。全賴陸贄草詔罪己。以激厲將士。而新紀盡削不載。贄本傳載奏議甚詳。而詔令不便入之。所謂武人悍卒感動流涕者。竟不一見於史。此其失也。舊書所載雖少。然尚存其略。

邵經邦謂新紀一意刪削。幷春夏秋冬亦皆無存。予考之誠然。不覺失笑。新書之以簡勝。全部皆然。本紀尤甚。春夏秋冬特一字耳。猶不肯存。其刪削可云算無遺策矣。雖曰仿班。其實西漢十三帝不過二百年。唐則二十帝三百年。而班紀十二卷內。有一卷分爲上下者。實十三卷。共一百三十二葉。新唐紀十卷。共一百五十八葉。校其字數。新唐增多於漢紀無幾。然則紀漢事反詳。紀唐事反簡。惡乎可。又班紀每一帝

各爲一贊。新唐紀每數帝共一贊。矯枉過正矣。

高祖高宗獨書字

舊紀各帝皆無字。而新書於高祖、高宗二帝獨書其字。但二十帝之中。只此二帝有字。反覺不倫。考前史。馬、班於漢紀惟高帝書字而無諱。餘則諱與字皆不書。馬、班漢臣故也。餘史則皆書諱書字。舊唐之無字。以其無考耳。新書獨書兩帝字。則自亂其例矣。

大光孝

舊高祖紀云。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下。大字近本從沈炳震新添。原本無。

七世

舊紀。高祖、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皇祖諱虎。皇考諱昞云云。新紀則云。七世祖暠。暠生歆云云。至天錫以下。則直言生虎。虎生昞。昞生高祖云云。不言皇祖皇考。劉昫以唐爲本朝故也。而天錫、新紀又改爲天賜。要其所謂七代祖七世孫者。皆離己身而數之。順推則自暠至昞。逆推則自昞至暠。爲七世。

舊云。虎、後衞左僕射。衞當作魏。又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陵曰興寧。寧當作陵。二處原本誤並同。

舊書避唐諱

舊書避唐諱。凡丙皆作景。新書則不諱。近本舊書亦作丙者。因閻人氏原本係後人所改。惟則天皇后紀一卷作丙者。是其原文。周不避唐諱。故存之以著其實。

武德改元不提行

新、舊高祖紀於隋義寧元年、二年及唐武德元年。皆不提行。直至武德二年方提行。皆非也。考前史之例。三國魏武帝紀。於漢紀年皆逐年提行。晉書宣帝、景帝、文帝紀。於魏紀年皆逐年提行。至魏文帝、晉武帝則其改元元年。更無不提行者。此於隋號不提行尙可。而武德元年不提行則大非。不提行皆仍原本。而原本則武德二年、三年、六年亦皆不提行。尤誤。近本改正。

鄱國公薨

舊紀。武德二年五月己卯。鄱國公薨。追崇爲隋帝。諡曰恭。隋書本紀同。而新紀作八月丁酉。當從舊書。鄱國公卽高祖所立代王侑也。其薨亦遇弑。準例當綴以唐志也方是通鑑不書其薨。此等大事而亦遺漏。此疏略之甚者。

軍于蒲州

舊紀。十月乙卯。討劉武周軍于蒲州。當作以討劉武周幸蒲州。

懷戎賊帥

舊紀武德三年十月庚子懷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原本同懷戎校本作懷戎是

擒竇建德降王世充

武德四年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斬建德赦世充而流之所書曰新舊兩紀多參差不合大約書中如此者甚多蓋新書務多改舊書以爲功如此類今亦不能定其孰爲是非惟舊云斬竇建德於市流王世充於蜀未發爲讎人所害書法極是宜仍之新乃改爲竇建德伏誅而世充之死略去不書建德但當云斬于市不必云伏誅世充之死何以不見於紀舊是新非也

建德討宇文化及能爲義舉得人心又盡收河北山東地勢極強唐所最忌世充據東都雖於唐爲心腹疾然關茸下材無得天下理其首僭大號弒皇泰主惡十倍於律德唐一斬之一赦之皆出私意而新書書法殊不可解

據漳反焚都督

舊紀武德四年七月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反漳下校本有南字十一月焚都督紫徽宮云云都督校本作東都並當從之原本誤同

舊宅

舊紀武德六年夏四月己未舊宅改爲通義宮舊上校本有幸字是原本脫同

廢浮屠老子法

新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復浮屠、老子法。案舊紀四月作五月。而云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云云。以下全載詔文。繹其詞。乃極贊釋迦闡教之妙。因末代猥賤之侶。不遵其法。欲沙汰之。故下此詔。末言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者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天下諸州各留一所。觀此詔文。何嘗欲盡廢其法乎。而載畢詔文之下。乃又綴云。事竟不行。然則此詔爲虛下矣。又何嘗既廢而旋復乎。若欲存其實。當如舊書。若欲改而從簡。則當云詔沙汰僧道。既而不果。方合事實。又不然。則竟刪去此一條可也。歐陽子竟改易就己意。以見其能不沿襲前人。何哉。戒行之下者字衍。

高祖年七十一

新紀。武德九年六月癸亥。立秦王世民爲皇太子。八月甲子。皇太子卽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崩於垂拱前殿。年七十一。案。皇太子卽皇帝位之下。據舊紀有尊帝爲太上皇一句。年七十一舊作七十。皆當從舊。

新書盡黜舊書論贊

司馬氏於紀傳世家。每篇綴以評斷。此論體也。班氏因之。乃不稱論稱贊。范氏則每篇並用兩體。論無韻。

贊有韻而且整比其句概作四言范氏是也以後史家多遵之而舊唐亦然宋人復班式以散文呼贊舊論不過文法排儷稍嫌板實然評斷精確自足傳之久遠新贊盡黜舊文鶩空淩虛自成偉議欲以高情遠識含跨前人於高祖不說高祖美惡而統言三百年大勢此脫題文章也太宗亦不甚著題轉尙論三代諸君高宗則借周幽王爲波瀾此題外生枝也中宗睿宗舊雖作一卷然仍各論新乃幷中宗於武后睿宗於玄宗方共爲一贊武后中宗則先泛說武后之入紀合春秋書法而中宗直以鶩空了之睿宗玄宗則但說玄宗而直略過睿宗置之不議其行文多入語助好用嗚呼故爲紆回頓挫俯仰揖讓之態其末輒作複句云可謂難哉可不愼哉層見疊出一唱三嘆欲使讀者咀之有餘味悠然自得其意於言外此皆宋人所以求勝舊書者也窺其意恨不得盡改舊書爲快但紀傳實事有不能盡改者耳一遇論贊遂奮筆全易之幸舊書未致泯滅今日平心觀之舊書何可廢邪

舊贊雖於本事無益然衍釋其義諧之以韻讀之覺文意顯暢喪自可存毅然廢之亦爲鹵莽

徐召宗

舊太宗紀武德四年太宗圍王世充杜伏威遣將陳正通徐召宗來會召原本同校本作紹

破竇王誤字

建德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建德列陣至午兵逡巡斂退太宗揮幡而入士衡當作士衡斂

當作欲揮當作纏原本誤並同

世民不偏諱

舊紀太宗爲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兩字兼避廢闕已多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後高宗卽位有司奏亦云先帝二名禮不偏諱然太宗雖有是令終唐世未嘗行也

高元禮

貞觀二年七月詔武牙郎將高元禮協契宇文化及搆成弑逆除名流嶺表新舊太宗紀並作高元禮考隋書煬帝紀及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虎賁郎將元禮與司馬德戡裴虔通同弑帝無所謂高元禮者高字衍下文貞觀七年正月禁錮宇文化及等詔仍作元禮

小人大人

舊紀太宗語侍臣以人君不可數赦而云夫小人者大人之賊二人並當作仁

烏海

舊紀貞觀九年五月李靖破吐谷渾於烏海追奔至烏海原本同上烏海校本作烏縣

中潭

舊紀貞觀十一年九月毀河陽中潭潭新作潭是

發襄城宮

舊紀貞觀十四年八月作襄城宮十五年三月戊申幸襄城宮庚午發襄城宮新無發襄城宮一條校者改發爲廢愚謂作發作廢皆無理未詳

葬隋恭帝

新紀貞觀十七年六月壬辰葬隋恭帝舊紀壬辰作壬午葬上有改字恭帝薨於武德二年五月其薨以弒自不成葬然唐人之意方急急欲了此一宗公案自當渴葬必無不葬直遲至二三十年後始葬者改字不可刪新書惟務刪削而不當如此

臨渝

貞觀十九年伐高麗十月班師入臨渝關新舊略同渝蓋水名今爲縣渝作榆屬永平府

封皇孫忠

貞觀二十年八月甲子封皇孫爲陳王皇孫脫其名當從新紀增忠字忠高宗長子後立爲太子從武后意廢之又賜死

左邱明等

舊紀貞觀二十一年二月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太學、配享宣尼廟堂、新紀不載、子夏或尊稱之不敢呼其名、若康成、子慎、輔嗣、元凱四人、獨字而不名、不知何意、用其書者、劉向不知所用何書、皆未詳、又新紀於貞觀十四年二月、求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焯、劉炫之後、則書之、於左邱明等配享反不書、其去取誠不可解、

諸臣或卒或薨

舊紀於諸臣之卒、或書卒、或書薨、隨便書之、無義例、新紀概書薨、爲畫一、然舊紀皆書其官、新則皆去之、舊是、新非也、新紀殺某人、或官或不官、或云有罪伏誅、或云伏誅、如貞觀十七年四月書漢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誅、十九年五月書遼東道行軍總管張君乂有罪伏誅、十二月書殺劉洎、二十二年七月書殺華州刺史李君羨、其義例之參錯不一、皆不可解、

平事訶黎

舊紀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大理寺置平事十員、平、校本作評、又閏月、執龜茲王訶黎布失畢、黎作梨、二十三年同、

太宗年

舊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上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新紀作五十三唐會要與舊同新誤吳縝糾謬謂止五十歲尤非是

太宗從善如流

太宗之美莫大於納諫舊紀史臣稱其從善如流最當新贊一字不及非也

贈當作賜

舊高宗紀卽位之九月丙寅贈太尉梁國公玄齡贈司徒原本同上贈當作賜

高季輔爲侍郎

舊紀永徽二年八月己巳侍中燕國公于志寧爲尚書左僕射侍中兼刑部尚書北平縣公張行成爲尚書左僕射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脩縣公高季輔爲侍郎案新紀行成爲右非左季輔爲侍中非侍郎新是舊非也

旅賁郎

舊紀永徽三年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九月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以避太子名旅賁郎下脫將字

總管七十餘人

舊紀。永徽五年八月。大理奏決死囚總管七十餘人。總管、校本作總有。七十作七千。七千餘人言其多。

顯慶元年

史法紀年以後改者爲定。新書高宗紀。顯慶元年正月。廢皇太子爲梁王。立代王宏爲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通鑑第二百卷略同。而舊紀於是年乃仍書永徽七年。且改元在正月。舊號之存者。特旬日而已。乃猶系舊號。其明年直書二年。使顯慶之元不見於提行之始。此舊書之不如新書者。後仿此。

龍朔三年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正月一日爲麟德元年。此下卽連書春正月甲子云云。竟以兩年事併合接敍。不復分析。尤大非當爲麟德元年下提行再書麟德元年。然後接春正月云云。新紀提行起是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壬申。改爲乾封元年。然則是年麟德之號。用之僅四日耳。而仍冠以麟德。此舊紀之尤大謬者。

改明年爲某號元年。則本年不必書新號。改某號幾年爲某號元年。則本年正月卽應書新號。

改曾葉宮

舊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曾葉宮。原本同。校本宮作字。以意揣之。必是以曾字之上民字。葉字之中世字犯諱。故改曾从氏。改葉从册。校本是。

李友益流嶲州

舊紀。顯慶三年十一月。中書侍郎李友益除名配流嶲州。原本同。校本作峯州。

張九齡

舊紀。顯慶四年二月。策試舉人郭侍封。張九齡居上第。九齡、原本同。校本作昌齡。

龍朔三年詔

舊紀。龍朔三年二月庚戌。詔曰。天德施生。陽和在節。言念幽圄。載惻分宵。雖復每有哀矜。猶恐未免枉濫。在京繫囚應流死者。每日將二十人過。於是親自臨問。多所原宥云云。過下似有脫文。

逐使

舊紀。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其子男生繼其父位。爲其弟男建所逐。使、當作死。

右中護

舊紀。大司憲兼檢校右中護劉仁軌兼右相檢校右中護。上右當作左。

梁州都督

舊紀。總章三年八月。梁州都督趙王福薨。梁州上原本有王字。衍。近本去。校本作管。

崔知温卒

舊紀。永隆二年八月丁亥。戶部尚書崔知温卒。案下文永淳元年有上詔參知政事崔知温曰云云。後永淳二年三月癸丑。又書中書令崔知温卒。新紀。知温薨於宏道元年三月癸丑者。卽永淳二年。是年十二月改元。舊紀例用前號。新紀例用後改故也。舊無知温傳。新傳則云。永隆初。同門下三品。兼修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要之舊紀前一條必衍文。當從新書。

貞觀殿

新紀。宏道元年十二月丁巳。皇帝崩於貞觀殿。舊作眞觀。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一

新舊唐書三

武后居洛不歸長安

通鑑第二百卷。於永徽六年。卽書武后殺王皇后、蕭淑妃。數見爲祟。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此乃終言後事耳。高宗之世。在長安時多。居洛陽時少。安得遂云不歸長安乎。若高宗崩武后纂位後。則二十年間直至其死。皆在洛陽。觀新、舊武后紀自明。惟長安元年十月至京師。至三年十月仍還洛。中宗復辟。仍居洛。洛本東都。武氏居之。改名神都。直至武氏死後。神龍二年十月。中宗方還京師。自此以下。仍定居關中。此事乃紀中眉目。最爲要緊。舊書中宗紀詳明。新紀但一書至自東都而已。太略。幾令讀者茫然不解所謂。

舊紀於武后崩下神龍二年正月。書中宗護則天靈駕還京。此下三月。書尸部尙書蘇瓌爲京留守者。將還洛。故置留守也。其下七月。書前左散騎常侍李懷遠爲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東都留守。其下九月。書幸白馬寺。又其下則書冬十月己卯。車駕還京師。戊戌。至自東都。十一月乙巳。大赦天下。行從文武官賜勳一轉。改河南爲合宮。洛陽爲永昌云云。李懷遠爲東都留守者。將還京也。白馬寺在洛陽也。大

赦者爲還京也。改河南等名者。自此不復居洛故也。然則是年護靈還京之後。仍至洛。舊紀失書此一節。尙恨其太略。都邑之遷徙。車駕巡幸之所在。乃史中最要語。不厭其詳。至新紀盡削之。則妄矣。新紀於五月書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然則是年中宗蓋以葬後赴洛。舊紀漏去此條。亦非。

諸武不書姓

舊書於武后紀。凡諸武如攸暨、攸寧、三思、承嗣、懿宗、延秀之類。多不書姓。其意若以革唐命改國號周。則武爲國姓。故不書姓。以紀實也。新紀無不書姓者。凡史家之例。於宗室不書姓。當從舊書不書武姓。以著其簒位之實。然新書太宗紀。於宗室或書姓。或不書姓。其例本亂。見吳縝新唐書糾謬第十五卷。不獨武后紀失之。

杜景儉

舊紀。長壽三年五月。改元延載。八月。左肅政御史中丞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川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仍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肅政下新有臺字。此脫。中丞、新作大夫。洛川、新作洛州。是此誤。景儉爲鳳閣侍郎。爲、新作檢校。檢校與爲不同。下文神功元年十月。景儉方爲鳳閣侍郎。則此時乃始檢校耳。亦當从新。至景儉、新作景佺。下文證聖元年一月。杜景儉左授刺史。及神功元年十月所書杜景儉。新皆作景佺。則未知孰是。聖曆元年七月。書杜景佺罷。則舊紀無之。又考睿宗紀。延和元年六月庚申。幽州都督孫儉

與奚首領李大輔戰於硎山。新書作孫佺。似儉必當作佺者。不可解。庚申、新作甲子。此等甚多。今不悉出。舊書杜景儉傳在第四十卷。新書杜景佺傳在第四十一卷。各有所據。絕非傳寫之譌。

豆盧欽望等左授

舊紀。證聖元年一月戊子。豆盧欽望、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並左授。趙、鄠、集、絞等州刺史。新紀則云。貶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鄠州刺史。杜景佺溱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絞州刺史。舊紀於上則總書諸人名。於下則總書諸州名。意欲省文。而牽率殊甚。不成文法。自不如新紀一一書之爲當。況人名有五。州名僅四。明係脫落。此舊書之遠不如新書者。儉、佺互異。已見上。

萬歲登封元年脫誤

萬歲登封元年臘月。洛州百姓給復二年。登封告成縣三年。原本誤以給復句絕。以二年提行另起。沈氏考證已言之。其實登封告成縣三年七字。原本亦誤脫。近本乃據新書補入。又四月。改元萬歲通天。五月。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嫣誠州刺史孫萬榮反。嫣、新作歸。又右金吾大將張元遇討李盡忠。將下新有軍字。皆當從新。

李盡忠事新紀誤

新紀於萬歲通天元年五月。既書李盡忠、孫萬榮反叛事。其下神功元年三月。卽書王孝傑及孫萬斬戰

于東硤石谷云云。考之舊紀。則二人反後。卽書改其名盡忠爲盡滅。萬榮爲萬斬矣。繼又書李盡滅死。其黨孫萬斬代領其衆矣。故於其下遂書王孝傑與孫萬斬戰于硤石谷云云。今新紀刪去改名事。而突然忽書爲萬斬。直令讀者茫然不知何人。且本爲主者李盡滅也。新紀又刪去盡滅死事。乃忽然置之。而單入萬斬事。可乎。皆當從舊。

李昭德來俊臣書法

舊紀。萬歲通天二年六月。內史李昭德、司業少卿來俊臣以罪伏誅。昭德以才結知於武后。因以沮止立武承嗣爲太子之事。忠謀與狄仁傑無異。挫抑酷吏。平反冤獄。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邱愔、鄧注嫉而彈劾之。皆小人耳。新書傳贊雖深許其忠。而亦貶其進不以道。蓋因昭德嘗爲薛懷義行軍長史之故。懷義旣爲將。昭德奉朝命爲其屬。亦不得已。且安知非用權以濟其忠乎。此事舊傳無之。新書之論。頗嫌太刻。綜計昭德生平。但有純忠。爲俊臣誣告冤死。此有何罪。乃與俊臣同書以罪伏誅乎。但此意作者非不知之。因惡俊臣。欲書其有罪。而昭德與之同日死。書之不能分異。只得一幷牽入。此舛謬之尤者。新書則云。六月丁卯。殺監察御史李昭德、司僕少卿來俊臣。當從新書。舊書此事無日。而新作丁卯。必別有據。考本傳。昭德先曾爲內史。而此時則自貶南賓尉後復入爲監察御史。非內史。俊臣是司僕少卿。（通鑑同。胡三省注。光宅改太僕爲司僕。）非司業。舊書皆非是。當以新書爲正。

通鑑書此事。但平平敍述。各書其官。采史家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云云。則二人一枉死。一伏罪。千載而下。自是顯然別白。卽今讀者展卷之下。孰不一痛之一快之乎。此眞敍事良法。可以翼贊天命天討之權者也。趙師淵取通鑑而離析之。若者爲綱。若者爲目。其目無加於通鑑。反益之誤。而綱則戞貶予奪。自謂直接孔子之作春秋矣。忽遇忠奸同時棄市事。而其書法遂窮。彼例無罪者書殺某官某人。有罪者去其官而書某人伏誅。昭德、俊臣事。若書周殺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不可也。於是綱中削昭德不書。獨書周來俊臣伏誅。以昭德之奇冤。何不具官書殺。以著武氏之淫刑。而乃但於目中附見。如此則何貴乎有綱。不如仍通鑑舊貫之妙矣。春秋書法。去聖久遠。難以揣測。學者但當闕疑。不必強解。惟考其事實可耳。況乃欲擬其筆削。不已僭乎。究之是非千載炳著。原無須書生筆底予奪。若因弄筆。反令事實不明。豈不兩失之。師淵倚朱子以自名。朱子亦漫假借之。而後人遂尊信之。尹起莘輩又附和之。其誤不可勝摘。今不欲饒舌。聊一見之。

突厥寇邊

新紀。聖厤元年八月。突厥寇邊。戊子。左豹韜衞將軍閻知微降於突厥。寇邊。考舊紀。是年七月。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遣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尙書赴虜廷。八月。突厥默啜以延秀非唐室諸王。乃囚於別所。率衆與閻知微入寇媼、檀等州云云。舊紀應於囚於別所之下補一句云。知微降

於突厥。方更完備。然云與知微入寇。則其降可知。尚無大礙。案其文義事迹。固了然也。新紀則但圖簡省。而刪削不當。絕非當時實事。據文當先言知微降。後言突厥寇邊。倒其次。謬一。不載延秀往納女。知微出使。忽書知微降。使人茫然不解知微何以出降。突厥何以入寇。謬二。複書寇邊。其前一條明係衍文。下又脫去突厥二字。謬三。

九月日蝕

舊紀。長安二年秋九月乙丑。日有蝕之。校本改七月。案新書本紀、天文志皆與此同作九月。校改非也。

朱敬則官脫字

舊紀。長安三年九月。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鸞臺平章事。鳳上脫同字。

是日

長安四年十一月。自九月至於是日。夜陰晦大雨雪。都中人有飢凍死者。是日當作是月。新不載此事。

神龍元年脫誤

舊中宗紀。神龍元年正月。張易之、昌宗反。反上脫謀字。又皇太子監國下鳳閣侍郎韋承慶、正諫大夫房融、司禮卿韋慶等於獄。韋慶當作崔慶。因韋承慶而誤。其下文韋承慶貶高要尉。房融配流欽州。房融配流之下。脫去高州崔慶配流六字。又韓王元嘉等無胤嗣者。聽取親爲後。詔九品已上及集朝使極言得

失親上脫近字集朝當作朝集

斬默啜者封

舊紀二年十二月募能斬默啜者封授諸大衞大將軍封下脫王字

三年脫誤

舊紀三年五月左屯衞大將軍兼檢校潞州長史張仁亶爲朔州道大總管潞州當作洛州又默啜殺我行人臧思言新同校本作元又中書侍郎東海郡公于惟謙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國子上脫爲字

太子誅武三思不克

新紀景龍元年七月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吳縝糾謬謂三思已爲太子所誅太子衆自潰被害何云不克吳所糾甚當舊書第七卷於此事書法雖似太繁卻得其實凡作史能紀實是亦可矣新書一意從簡必欲黜舊故多失吳氏但就一書中考核少引他書幷舊書亦不之及此其短耳

景龍三年誤

舊紀景龍三年七月册驍衞大將軍兼衞尉卿金河王突騎施守忠爲歸化可汗施原本同校本作范又十二月庚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甲辰賜新豐百姓給復一年行從官賜勳一轉是月幸驪山是月當作是日

內宴甲子

舊紀。景龍四年三月壬戌。賜宰臣以下內宴。甲子夏四月丁亥。上游櫻桃園云云。沈氏考證云。甲子下闕文。書日不書事也。案。校本作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傳寫之誤。非闕文。

賜虢王邕

舊紀。五月。祕書監賜虢王邕改封汴王。賜、當作嗣。

中宗年

六月壬午。帝遇毒崩於神龍殿。年五十。新紀作五十五。是也。通鑑及綱目皆無年。而胡三省通鑑注從新書。案。舊紀。中宗以顯慶元年十一月乙丑生於長安。至是恰五十五年。新紀不書中宗生年。

中宗紀論脫文

舊中宗紀云。比漢、晉之惠、盆、靳爲優。此乃排對之文。優下當脫二句。原本亦脫。

睿宗紀首脫誤

舊睿宗紀首長安中。幷司徒右羽林衞大將軍。幷、當作拜。親皇三等已上加兩階。親皇、當作皇親。殿中兼知內外閑廐檢校龍武右軍仍押左右廂萬騎平王諱。兼、當作監。以音似而誤。睿宗名旦。玄宗名隆基。或稱諱。或稱本名。諱是原本。本名是校者所改。改未淨。下文治字或稱治。或稱理。仿此。中書令鄭國公蕭至

忠爲許州刺史。兵部尙書逍遙公韋嗣立爲宋州刺史。中書侍郎趙彥昭爲絳州刺史。蕭、韋、趙特置位。特置、校本作卻署。新除太常少卿薛稷爲黃門侍郎。稷、校本作璟。巴陵王進範封岐王。彭城王隆業封薛王。校本進範乙。隆字去。業下添進字。丁卯。蘇瓌爲尙書左僕射仍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唐休璟致仕。案宋國公之上脫特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因同中書以下牽上而誤脫。以上諸脫誤。原本並同。

景雲元年

新書睿宗紀首。於敍完玄宗平韋氏之難。相王卽皇帝位以下。至七月己巳。但書大赦改元。不言改元景雲者。以前文敍韋氏之亂。卽書景雲元年故也。新書之例。凡年號皆以後改爲正。如是年之大亂。一年中三帝一太后稱制。凡三年號。正月至五月。仍景龍四年。六月。韋氏弒中宗。立少帝重茂。己巳則稱制改唐隆元年。七月。少帝廢。睿宗立。又改景雲元年。若於六月事據實書唐隆。不可也。固不如徑書景雲。以歸畫一。新書此例甚當。但恐觀者眩目。宜於己巳大赦改元下。添爲景雲元年五字。稍變通其文法以便閱。又景雲元年不提行。亦非。

西域昌隆

舊紀。景雲二年五月辛丑。改西域公主爲金仙公主。昌隆公主爲玉眞公主。西域當作西城。昌隆當乙。

景雲三年脫文

舊紀景雲三年正月辛巳南郊南上脫親祀二字二月丁酉少府監將監增置少監一員將下疑脫作字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弟子下脫及字以上脫文原本並同

延和元年誤

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傳位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於太極殿五品以上除授及大刑獄並自決之皇帝每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已下除授及重罪並令決之重罪當作徒罪玄宗紀作徒罪因徒而誤九月封皇帝子嗣昇爲陝王昇校本作申

大平公主謀逆事

延和二年七月太平公主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等謀逆事覺皇帝率兵誅之窮其黨與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右羽林將軍李慈李欽中書舍人李猷中書令崔湜尚書左丞盧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範等皆誅之考此所書誅殺者其中有崔湜盧藏用而玄宗紀七月三日太平等期以四日爲亂上率兵誅之明日下制大赦其下又書丁卯崔湜盧藏用除名流嶺表是二人未誅僅流徙也新書崔湜傳湜本徙嶺外追及荊州賜死則固非始發時卽見殺至盧藏用傳則稱其附太平公主謀逆主誅後玄宗欲捕斬之因其未執政意解流新州又流驩州改昭州司戶

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於始興。然則此紀非也。薛稷、李欽傳孝忠、僧惠範。玄宗紀皆無之。而有李晉。則又此紀所無。亦爲互異。

睿宗論誤字

舊睿宗論。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三王當作三主。謂太平公主、長寧公主、安樂公主也。又投杼於乘輿之閒。抵掌於太平之日。日當作席。又彼既彎弓而射我。我則號泣以行刑。上句衍一我字。下句衍刑字。又俾無僭逼。下絕覬覦。俾下脫上字。原本誤並同。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二

新舊唐書四

玄宗紀首

舊玄宗紀首諱韋氏乃比謁睿宗比當作馳又玄宗名皆作基校本皆作某校者從宋板也作基乃明人所改其實二名單稱下一字在唐雖已間一有之詳見予說碑然畢竟草野不曉事人所爲此風大約至前明方多唐時朝廷宮掖未必有此改者亦未諳古今故耳又諱太平公主之下睿宗下詔云云詔睿宗紀作誥是又誥文已見彼紀複載太繁又周孝明高皇帝依舊追贈太原王云云此武士彠也高字衍觀武氏紀自明凡書日甲子有諸本互異及與新書不同者今略之

直諫言

開元二年正月制求直諫言宏益政理者諫下脫昌字

今春始

天樞至今春始始下脫毀字

自便有房

九月制曰墓爲貞宅自便有房當作自有便房又冥器等物皆競驕侈宜爲節制冥器仍定色數冥皆當作明

褚无量

三年十月以光祿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褚无量並充侍讀左散騎常侍下脫與右散騎常侍六字

遮天門

五年七月詔明堂罷辟雍號改爲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下脫遮天門改爲乾元門八字

徽州刺史

六年十二月以太子少保兼徽州刺史薛王業爲虢州刺史徽、校本作衞是原本誤同

讐校書郎

七年十二月置宏文、崇文兩館讐校書郎官員讐校下脫置校二字原本亦脫

皇太子敏

八年二月皇太子敏薨太字衍

突厥欲谷

九月突厥欲谷寇甘、源等州原本同校本作突暾欲寇云云新紀但云突厥寇甘源

幸溫湯

九年正月丙寅幸新豐之溫湯。下脫已亥至自溫湯六字。原本亦脫。

科甲

四月親策試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二策。近無科甲。科甲二字當乙。

光常

十年。京兆人權梁山自號光常。常、當作帝。原本誤同。

北都巡狩

十一年正月己巳。北都巡狩。四字誤倒不待言。而北都乃武后改名。中宗卽位之初。已依舊爲幷州大都督府矣。不應至開元十一年又襲此名。新書作如幷州。當從之。又庚辰幸幷州、潞州。別改其舊宅爲飛龍宮。上言北都。雖誤尙差可。此又言幷州。不知與上北都犯複。則誤之誤矣。新紀但言庚辰次潞州。不言幷州。亦當以新爲正。至別改云云。本作其別駕舊宅爲飛龍宮。所謂別駕舊宅者。以玄宗於景龍二年兼潞州別駕故也。前明二百七十年中。絕少有學識者。而又往往師心自用。如別改其舊宅云云。非不知而妄改者邪。

後於開元二十年十月仍書至北都。又天寶元年。改北都爲北京。新紀並同。又新紀肅宗紀。寶應元年建

卯月以太原府爲北都再考

王晙授刺史

十二月王晙授蘄州刺史新紀云貶王晙爲蘄州刺史新是舊非也

封郡王事

十二年嗣江王禕降爲信安郡王嗣蜀王褕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堪爲澧國公禕等並自神龍之後相繼爲王以瓘利澤王之封盡令歸宗改封焉相繼校本作外繼是案新紀書此事云詔傍繼國王禮當廢而屬近者封郡王書法可云簡極矣但實事全不顯柰何況此中有降爲公者而可以郡王槩之乎又王守一貶爲澤州別駕別駕校本作刺史五溪首領覃行璋反新紀作行章

流流已下

十三年正月降死罪從流流已下罪悉原之新作流以下原之舊衍流字或如十九年八月從流徒以下悉原之

褒州

二月改梁州爲褒州褒當作襃原本誤同

焦仁亶

三月。程行謀請禁錮酷吏子孫。所列二十三人中焦仁亶。校本作侯仁亶。

大宗賀朝

十一月丙戌。至兗州大宗頓。大、當作偕。壬辰。御帳殿受賀朝。賀朝當乙。原本誤並同。

磧西

十四年九月。檢校黃門侍郎兼磧西副大都護杜暹云云。磧西、校本作安西。

永王澤延王洄

十五年五月。永王澤爲荆州大都督。壽王清爲益州大都督。劒南節度大使。延王洄爲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原本同。校本延王洄一條在永王澤之上。

何遊反魯

十六年正月。廣州首領馮仁智、何遊反魯叛。反魯、校本乙。愚謂當更衍反字。原本誤衍並同。

城曲子城

安西副大都護趙歸貞敗吐蕃於城曲子城。新無上城字。是。

門城

七月檢校兵部尚書蕭嵩、鄯州都督張志亮攻拔吐蕃門城。新作吐蕃大莫門城。是。

請父母

十七年十一月。五品已上請父母亡者依級賜官。請、當作親。

突可汗

十八年五月。契丹衙官突可汗殺其主李召固云云。既云衙官殺其主。何得稱可汗。當作可突干。後文二十二年十二月有可突干是也。

至夏來

二十年二月。敕文武選人承前例三月三十日爲例。然開選門北團甲進官至夏來。自今已後。選門並正月內開團甲。至夏來之上。校本有已字。

上陽東州

四月。譙百寮於上陽東州。今俗於九州之州外。別造洲字爲洲渚之洲。然說文水部新附無此字。則開元時似無此字。故此仍存古州字。

皇子漩

二十一年九月封皇子爲王。凡八人。內漩爲涼王。新紀同。而校本作湜。考新書玄宗諸子傳。初名皆從水

傍其後乃改從玉傍然其中並無名漩與湜者再考

伊西北庭

二十二年四月伊西北庭且依舊爲節度節度上脫一字

五品已下賜勳

二十六年七月內外文武官及五品已下爲父後者各賜勳一轉已下新作已上當從之

李尙隱

二十八年六月太子賓客李尙隱卒原本誤作商隱校本作朝隱近本未知何據

石灰巢涯魏橋

九月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巢引流至州城而西卻涯魏橋巢校本作窠涯當作注

文中子

二十九年正月制兩京諸州各置玄玄皇帝廟幷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新紀書玄玄皇帝廟事於正月而於五月別書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時月之差互新舊二書極多不可勝摘今皆略之惟文子當從新書舊云文中者誤也彼時崇尙玄虛表章老莊之事幾於史不絕書然老氏之旨主於淸淨無爲恬素寡欲玄宗是時方册壽王瑁妃楊氏爲貴妃窮侈極奢之時

乃力崇玄學何哉。謚曰玄宗。固以其好道。帝之好道。在聲音笑貌之間而已矣。

興聖皇帝

天寶二年。尊聖祖玄玄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咎繇爲德明皇帝。案此下新紀有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此脫。先天太后一條。新紀刪去。雖簡淨。但非事實矣。如此荒唐可笑事。書之簡册。以爲鑑戒。何不可者。乃必從而省之乎。世間猥穴簡札。勞瀆翰墨者。何可勝數。今於正史紀載實事。垂之萬世。反惜此費。吾所未喻。

畿官吏

五載正月。敕大小縣令並準畿官吏三選聽集。吏、當作例。

立杖食

六載正月。每日立杖食及設杖於庭云云。杖皆當作仗。

廣文館徒生徒

九載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徒生徒爲進士業者。徒、校本作領。原本誤同。

李林甫罷

新紀。十一載十一月乙卯。李林甫罷。舊紀作李林甫薨於行任所。舊是。新非也。

羽林大將軍

舊紀。十四載十一月。以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校本羽林上有左字。

次河池普安

十五載六月丙午。河池郡。丙午下脫次字。又七月甲子。次普安郡。普校本作晉。原本脫誤並同。

米價

舊紀。開元十三年、二十八年俱有米價。新紀皆無之。兩書食貨志亦皆無之。不如圁之以見當時事勢。新紀刪削爲非是。

舊代宗紀。廣德二年九月、永泰元年三月、七月、大厤四年八月、五年七月。皆有米價。或云斗千錢。或云斗八百錢。或云斛萬錢。不等。

新舊書戶口數

開元十四年、二十年、天寶元年十三載。皆有戶口數。皆逐次遞增。當時承平日久。戶口屢增。理之所有。而玄宗鮮終。奢淫驕泰。奸人在位。或虛加其數而無實。亦未可知。此皆見舊紀。而新紀皆無之。凡史家志地理者。例有戶口數。漢書言元始。是據一朝中極盛之數言之。此史法也。今新、舊地理志所言戶口之數。皆據開元二十八年爲準。以二書參對。雖有幾字不同。然大略則同。考舊紀。天寶十三載之數。戶與口皆增

於開元二十八年頗多。乃兩書地理志皆不據極盛者爲準。而取開元二十八年之數。非也。戶口之數。本應入地志。紀中不必複見。新紀不書爲是。但志中所書。仍不能考其極盛者書之。亦疎。又舊書食貨志不言戶口。而新書食貨志則云。乾元末。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今考舊紀。天寶元年。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今以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計之。應減天寶元年之戶七百四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九。天寶元年。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今以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計之。應減天寶元年之口三千二百八十一萬四百十四。又舊紀。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今以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計之。應減天寶十三載之戶七百六十八萬九千一百三十。天寶十三載。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今以口一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計之。應減天寶十三載之口三千五百八十九萬一千二十。然則新書食貨志所核筭天寶戶口之數。既非元年。又非十三載。不知其所據者爲何年之籍矣。蓋作舊書者所見之籍。非作新書者之所見。傳聞異詞。恐不如舊書爲得其實也。

就新書食貨志所言天寶戶口數。當有七百九十一萬二千七百八戶。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一百九口。而地理志言。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

天寶之戶。反減少於開元二十八年。而口則反增多。亦不可解。必有誤。

舊代宗紀。廣德二年。戶部計帳管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此數乃與新食貨志所載乾元末相近。僅有幾字不同。皆可疑。

舊穆宗紀。長慶元年。戶二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二。戶較新食貨志所載乾元之數。所增頗多。而口則反減少百數十萬。亦屬難信。

太眞祿山書法

新紀於貴妃楊氏去其姓。稱太眞。殊屬無義。舊紀云。册太眞妃楊氏爲貴妃。太眞乃其號。今曰太眞妃。似妃號有此稱者。亦非。開元二十八年當如新紀書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眞。四載當如舊紀。而小變其文云。册楊氏太眞爲貴妃。又新紀安祿山忽稱姓。忽不稱姓。皆非史法。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三

新舊唐書五

肅宗紀首脫誤

舊肅宗紀首斬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餘燮。新書作徐燮。當從之。舊書乃傳寫之誤。又朔方留後杜鴻漸等遣判官李涵迎上。原本同。校本改作李淄。然新紀亦作涵。則校本未必是。又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爲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爲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度支副使、當作節度副大使。舍人下脫事字。又賊黨同羅部五千餘人自西出降朔方軍。西下脫京字。又子儀、光弼率所統步騎五萬至屯河北屯、當作自。

至德二載制詞

至德二載十一月。制曰。靈武聚一旅之衆。靈武上脫自字。又十二月。制曰。黔首猶不背國恩。受任於梟獍之閒云云。國恩下當有脫文。

太史監爲司天臺

乾元元年三月。太史監爲司天臺。太史上脫改字。

河南節度

五月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下脫使字

季廣琛

荆州長史季廣琛季當作李二年同新紀於乾元元年九節度討安慶緒亦作季恐非

某州婦人

十月許叔冀奏某州婦人王二娘請赴行營討賊某校本作靑是原本誤同

求於史思明

十二月安慶緒食盡求於史思明率衆來援求下脫救字思明下應重二字

作坊造坊

舊紀乾元二年四月諸作坊造坊竝停下坊字當作作

李廣琛崔光遠

貶李廣琛宣州刺史崔光遠爲太子少保廣琛下脫爲字宣當作宜宣乃內地非貶謫所宜則遠惡地也廣琛至上元二年方爲宣州刺史耳見下文刺史下又脫師失律也以汴州刺史九字

舊代宗紀首誤

舊代宗紀首新店之後一戰大捷後當作役又寶應元年五月宰臣苗晉卿等三十表十當作上又七月襄州刺史裴義長流費州義新紀作茂又十月史朝義奔翼州翼校本作冀後大厤四年十一月左僕射冀國公裴冕德宗紀建中二年九月兵部尚書冀國公路嗣恭卒校本亦俱作冀國以上誤原本竝同

乾元元年

新代宗紀首乾元元年誤提行起

京師戒嚴

新紀大厤二年十月戊寅路嗣恭及吐蕃戰於靈州敗之京師戒嚴誤舊紀作解嚴是下三年九月戊戌同

鄧州國公

舊大厤三年九月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鄧州國公張獻誠卒州字衍

西川

五年二月度支使及關內河東山南西道劍南西川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西川當作東川

昭義軍節度

八年正月昭義軍節度檢校右僕射相州刺史薛嵩卒度下脫使字

楊猷溯漢而上

九年正月。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楊猷擅浮江而下。至鄂州。詔許赴汝州溯漢而上。溯上原本有遂字。此脫。

葉州

十年三月。以左散騎常侍孟皞爲葉州刺史。充潼關防禦使。葉當作華。原本誤同。

代宗年五十三

新代宗紀。大厤十四年五月辛酉。皇帝崩於紫宸內殿。年五十三。吳縝糾繆第一卷駁代宗母章敬吳皇后入宮事。亦據此紀以推代宗生年。當爲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舊紀則不言年若干。錢大昕云。唐會要。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大厤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年五十四。新紀非也。

舊紀代宗獨有祔廟日

舊代宗紀。大厤十四年五月辛酉。崩。其下敍完遷殯等事。卽云。十二月丁酉。祔於太廟。攷舊書各紀皆無祔廟之日。獨代宗有之。此不畫一。

德宗紀首誤字

舊德宗紀首。大厤十四年六月。諸州刺史上佐令後準式入計。令、當作令。十月。散官豶豬三十頭給貧民。

新紀作三千。是事見盧杞傳。十一月。以鄜州刺史張光晟單于振武軍使。東中二受降城綏鄜銀勝等軍州留後。光晟下脫爲字。

柳晃

建中元年二月。貶右補闕柳晃巴州司戶。晃、校本作冕。是。原本誤同。

領蕃

八月。振武軍使張光晟殺領蕃迴紇首領突董統等。領、校本作歸。是。原本誤同。

國以來將相

十二月。令詳定國以來將相功臣房玄齡等功績。分爲三等。國下脫初字。

招討使

二年九月。以杭州刺史元全柔爲黔中經略招討使觀察等使。招討下使字原本無。此衍。

削李惟岳官爵

十一月。詔李惟岳宜肆原野。削爾在身官爵。削上脫并字。

李齊

以陝州長史李齊爲河中尹。齊下脫運字。原本脫同。

馬燧等破田悅

三年閏正月馬燧、李抱眞破田悅兵於恆水。抱眞下原本有李芃。下文五月加河東節度使檢校左僕射馬燧同平章事云云賞破田悅功也。此一段於李抱眞之下亦有李芃。原本是。近本脫。至原本作破兵於恆水。脫田悅二字。則更大謬。

荷校

三月。詔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大索京畿富商。長安令薛苹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人不勝鞭笞。至自縊。校、當作杖。

嚴尹

貶御史大夫嚴郢爲貴州長史。杖殺左巡使殿中侍御史鄭詹。尹歲餘卒。尹、當作郢、

泚賊攻城

四年十月。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與上脫上字。又癸巳泚賊三面攻城。此爲朱泚攻奉天城。上文巳甚明。不必復出泚字。且泚賊之稱。不成文義。上下文皆云賊。不云泚賊也。泚、校本改夜。又賊造雲橋攻東北隅。渾瑊預爲地道。及雲橋成城。腳陷不得進。成城、當作傅城。或乘城。以上脫誤原本竝同。

嶽州

興元元年五月。嶽州李兼、黔南元全柔、桂管盧嶽加御史大夫。嶽州當作岳州。下文貞元元年四月鄂嶽觀察使李謙。嶽字同。以後仿此。

韓旻斬朱泚

六月。幽州京士韓旻於彭原斬朱泚。傳首至行在。京士、當作軍士。新紀書朱泚伏誅。伏誅者。固以其有罪而書。要亦是明正其罪與衆棄之之義。史家紀事。莫善於得實。今泚實爲其軍士所殺。與安慶緒殺祿山。史思明殺慶緒何異。乃亦書伏誅。則與親加顯戮者何別乎。不如舊紀得實也。凡叛逆爲其下所殺而傳首以獻者兩書書法不同。大率如此。如李懷光之類。今不悉出。於此見例。

首將

貞元元年三月。李希烈陷南陽。殺首將黃金嶽。首、當作守。

崔縱奏誤字

九月。崔縱奏在宮者既合序遷。有功者又頒褒賞。頒、當作須。又嘗難遺才。仍招怨望。難、當作嘆。

元帥兵馬使

三年三月。以李晟甥元帥兵馬使王泌爲右威衞上將軍。帥下脫府字。原本同。

十月

五月書蕃相尙結贊請改會盟之所事。下卽書十月東都等處大水云云。後文卻書六月。此十月當作是月。原本誤同。

減官仍舊

六月。詔頃緣備邊。權議減官。近聞授官者皆已之任。俸祿未請。歸還無所。其先敕所減官員。竝依仍舊。依、當作宜。又其下文云。初旣減員。內外咨怨。張延賞、李泌初入相。乃諷諫官論之。延賞下原本空一字。校本有懼字。是近本脫去。又不空白。非也。

王西曜

四年正月。以左龍武大將軍王西曜爲麟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案。新唐書王栖曜傳。所書歷官。與此紀合。今作西曜。誤。十八年十月。書王栖曜卒。卻不誤。原本竝與近本同。

歲不過五十萬

戶部別貯錢。朝臣歲不過五十萬。歲下脫支字。原本亦脫。又原本貯誤作處。

杜祐

六月。以尙書左丞杜祐爲陝州長史。祐、當作佑。下文五年十二月等處竝同。不另出。

張濛等二十人

九月賜宴作詩羣臣畢和品其優劣劉太眞等上等鮑防等次等張濛等二十人又次之二十人原本同校本作八十八人是

爲安南都護府

七年五月置柔遠軍爲安南都護府爲當作於

每御延英

十月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二人奏本司事每御上脫詔字原本亦脫

當道閒員

八年二月韋皐請有當道閑員官吏增其俸祿閑校本作備是原本誤同

河內

四月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嶺南山南東道兩稅等物令張滂主之以河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等財班宏主之河內原本同校本作關內

加文儒官

十二年四月命沙門道士加文儒官討論三教加字疑衍原本同

兼湖渠

十三年八月。詔韓皋修昆明池石炭、賀蘭兩堰兼湖渠。兼下脫浚字。原本同。

江州

九月。以李巽爲江州刺史。原本同。校本作洪州。

宣武帥李董劉韓事

汴州軍名宣武。此軍治亂關繫最大。他藩鎮之除授。與其帥之罷免及卒。皆當書。而此鎮尤不可略。舊紀於貞元十二年七月乙未。書以東都留守兵部尚書董晉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潁觀察使。時李萬榮病。萬榮子迺自署爲兵馬使。軍人又逐迺。汴州亂。故命董晉帥之。以太子賓客王翊爲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都防禦使。是日。汴州節度使李萬榮卒。其下八月丙子。又書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其下十五年二月丁丑。又書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汴州刺史董晉卒。乙酉。以行軍司馬陸長源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支營田汴宋亳潁節察等使。其下又書汴州軍亂。殺陸長源及節度判官孟叔度、邱穎。軍人臠而食之。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汴之大將。以書招之俾靜亂。其下又書乙丑以宋州刺史劉逸準檢校工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仍賜名全諒。其下八月庚戌。又書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劉全諒卒。其下辛酉。又書以大理評事宣武軍都知兵馬使韓宏檢校工部尚書兼汴州

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此上惟節察誤當爲觀察。統觀之。雖文筆太蔓。然一鎭之治亂帥臣之更易。五年中情事。歷歷詳明。亦不厭其繁。以新書董晉傳及昌黎作晉行狀比校。大略相同。乃新紀大加刪削。僅於十二年六月書己丑宣武軍等度使李萬榮卒。其子迺自稱兵馬使。伏誅。又於十五年二月書乙酉宣武軍亂。殺節度行軍司馬陸長源。定州刺史劉逸準自稱留後。又於四月庚戌書宣武軍節度使劉全諒卒。都知兵馬使韓宏自稱留後。如此而已。此其誤不可勝言。宋汴相連。若定州則甚遠。俱文珍急召劉逸準靜亂。必不舍近召遠。況定州別是一鎭。亦非宣武監軍所得召。逸準、通鑑同。新書乃作逸淮。逸準既係文珍召來。自必請朝命。必非自稱。至全諒之卒。軍中無變故。則宏之命亦必出自朝廷。乃一概以自稱留後了之。但圖句法短淨。不顧事實。凡此小失。皆尙可。其月日之不同。新書處處皆然。更不足論。最可怪者。唐室興衰。視乎藩鎭。況宣武尤爲至要。乃於萬榮死後。竟不書董晉之爲節度。直至十五年方書軍亂殺陸長源。竟不知此幾年中帥爲何人。晉以宰相罷爲東都留守。復用爲節度。而可略乎。況長源本係晉之行軍司馬。今不書晉而突書殺長源。試問長源爲何人幕下官乎。萬榮、全諒卒皆書。晉卒不書。是何義例乎。逸準爲節度方賜名全諒。刪去賜名一節。忽稱逸準。忽稱全諒。竟若兩人。可乎。心麤膽大。而自以爲是。蔑棄前人。落筆便謬。宋人往往如此。

復內

舊紀。貞元十四年正月。詔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復內者五百六十萬七千貫。並除放。復內、原本同。校本作腹內。

錡恣橫叛

十七年六月。崔善貺論李錡罪。械送錡埋之。由是錡恣橫叛。橫下脫爲字。原本亦脫。

資羣

十八年五月。以資羣爲左拾遺。羣上脫布衣二字。

非先賜授

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張正元爲邕州刺史御史中丞邕管經略使。給事中許孟容以非先賜授。封還詔書。非先賜授、當作非次越授。原本誤同。

神武孝文

二十一年正月崩。永貞元年九月。上謚曰神武孝文。此下脫皇帝二字。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新舊唐書六

順宗紀所書善政

王叔文爲人輕躁又呢王伾韋執誼所親非其人故敗其用心則忠後世惡之太甚而不加詳察舊書亦狥衆論然順宗本紀所書一時善政甚多攷順宗在東宮叔文被知遇及卽位遂得柄用然德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二月順宗始御丹鳳樓大赦叔文以前司功參軍翰林待詔爲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旋又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五月爲戶部侍郎至七月卽以物論喧雜藩鎭上牋皇太子指斥其撓政詔皇太子句當軍國政事矣八月皇太子卽位是爲憲宗奉順宗爲太上皇叔文卽貶渝州司戶矣然則叔文之柄用僅五六月耳所書善政皆在此五六月中如二月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甲子諸道除正敕率稅外諸色雜稅竝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三月庚午出宮女三百人於安國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於九仙門召其親族歸之五月己巳以右金吾衞大將軍范希朝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節度使六月丙申二十一年十月巳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竝除免七月丙子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尙書謚曰宣贈

故道州刺史陽城爲左散騎常侍。以上數事。黜聚斂之小人。褒忠賢於已往。改革積弊。加惠窮民。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及此者。而以范希朝領神策行營。尤爲扼要。此事予別有論。夫舊書非眞有取於叔文。欲表其忠。故於順紀如此之詳也。特其爲書之體。紀載善惡事蹟。必明且備。而叔文之美。遂於此見。使後世讀書有識者。得以爲據。新紀減字縮句。專尙簡嚴。且其立意務欲與舊書違異。故順宗一朝美政。刊削殆盡。

新書於二月甲子禁斷諸色權稅一條不書。卻書罷宮市。通鑑亦書此。且幷及罷五坊小兒。此皆本昌黎順宗實錄所謂宮市者。宮中市外間物。以宦者爲使。置白望數百人於市。閱人所賣物。則斂手付與。率用百錢買人直數千物。五坊者。鵰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小兒給役五坊者。亦見新書食貨志。此皆宦者所爲害民之事。舊叔文傳。叔文直順宗東宮。言宮市之弊。勸太子且勿言上除之。恐上疑其收人心。然叔文雖勸順宗避嫌不言。而宮市之宜罷。則叔文固已先言之矣。故順宗立後卽罷之也。叔文專與宦官爲難如此。舊書偶漏此事。而新書務欲與舊書違異。舊書所有多削去。所無則增之。初不論其當否。則書此事正爲舊書漏去故耳。禁雜稅、罷宮市二事。輕重正等。一書一不書。此何例乎。宮市之害。又見新書張建封、吳湊等傳及叛臣李錡傳贊。

叔文行政。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獨不利於弄權之閹宦。跋扈之強藩。觀實錄。叔文實以欲奪閹人兵柄。犯其深忌。雖爲順宗信用。而宦者卽能矯制罷其學士。乃憑杯酒欲釋憾於宦者。而俱文珍隨語折之。亦可

憐矣。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爲孝。曾子曰。不改父之臣。父之政爲難能。憲宗乘父病而一監國。卽斥叔文。父崩。骨肉未寒。又殺叔文。此不孝之尤者。吾不知叔文之死。竟有何罪。厥後己身與其孫。皆爲閹人所弒。而自此以下。人主之廢立。盡出宦者手。唐不可爲矣。且閹人與方鎭。互相牽制。互相猜妬者也。叔文既與宦者爲仇矣。乃藩鎭又深怨之。何哉。蓋其意本欲內抑宦官。外制方鎭。攝天下之財賦兵力而盡歸之朝廷。劉闢本韋皐所遣。叔文必欲殺之。若其策得行。後日何煩高崇文往討。勞費兵力乎。卽此一事。皐大惡之。奏請逐叔文。則當日情事可見。總計叔文之謬。不過在躁進。戰國衞策。衞人迎新婦入門。教送母減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皆要言也。但太蚤耳。叔文正如此。若求其眞實罪名。本無可罪。

通鑑二百六十三卷昭宗紀。崔允奏。國初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衞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衞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鎭。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允此言是也。但以允之邪謬。召朱全忠。盡誅宦官。宦官去而人主孤立。全忠遂篡唐矣。譬如人有巨癰在腑臟中。決去其癰。命亦傾矣。假令如叔文計得行。則左右神策所統之內外八鎭兵。自屬之六軍。天子可自命將帥。而宰相得以調度。亂何由生哉。如癰尙未成。決之易也。司馬君實論之云。宦官爲國家患久矣。東漢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未有能劫脅天子。

如制嬰兒。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君實此論。一語道破。而王叔文之忠於爲國爲何如哉。柰何昌黎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凜凜朝士何能爲。以宦官典兵爲天子自將。抑何剌謬甚乎。

新紀不見王叔文

新紀不但刊削叔文所建白。并且絕不見其名。蓋新紀之例。在內惟書宰輔之除拜罷免貶降出外。故於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太宗改爲尚書僕射）書之爲詳。其餘惟由他官同三品同平章事者則書之。苟其不然。雖至執政。且不得書。而侍從臺諫與諸卿執事官。更不待言。叔文特侍從耳。其副度支爲侍郎。亦執事官耳。故拜罷貶一概不見。而獨見一韋執誼。似矣。但唐世制誥詔命。皆中書舍人爲之。謂之內制。其百官告詞。則學士爲之。謂之外制。玄宗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荅。又以中書務劇。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詔敕。至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在右銀臺門內之正北金鑾坡之旁。至與宮妃相往來。專掌內命。爲天子私人。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宣麻制敕。皆出於此。於是進退人才。機務樞密。人主皆必與議。中書門下之權。爲其所奪。當時謂之內相。見新唐書百官志及范祖禹唐鑑。陳埴木鐘集。然則玄宗以前。翰林學士可不書。玄宗以下。不可不書矣。況叔文以藩邸之舊。入參大政。兼掌兩制。秉權甚專。彼執誼方將藉其引用。書執誼不書叔文。豈爲得實乎。然就其例書之猶差可。

所最可怪者。凡麗死刑者。下至庶僚。究散一命之微。皆書之。或書殺某人。或書某人伏誅。昌黎順宗實錄言皇太子監國。逐叔文。明年殺之。舊書本傳云。誅之。通鑑云。賜死。新紀不但於順紀不見叔文名。并憲紀亦不見殺渝州司戶王叔文何也。舊紀亦不載叔文之死。再攷。

舊憲宗紀。元和元年。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等官。除授皆入閤謝。餘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中書門下是宰相。御史亦副相。重其職。故五品卽須入閤謝。尚書則四品方入閤謝。觀此等級。則知唐時體統。尚書省遠不如中書、門下兩省。以兩省出納王命。封駁詔敕。特優異其禮。而尚書省惟令爲宰輔餘皆執事官也。如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皆四品官耳。而一爲同三品。卽宰輔之職。同平章事亦然。故知新紀所書拜罷。於內只有宰輔餘皆不書。因論叔文附及之。舊昭宗紀。大順元年四月。李匡威等請平定太原。下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官議。兩省卽中書、門下。漢書每以丞相、御史爲兩府也。他處言三省者亦多。而又往往於兩省御史臺外別言尚書省。可見尚書不及兩省。又新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詔京官五品以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言事。兩省供奉官謂中書舍人門下舍郎是也。特提兩省。可見兩省之獨尊。又新敬宗紀。長慶二年十二月。穆宗暴疾。不見羣臣。三日。左僕射裴度上疏請立太子。翰林學士兩省官相次以爲言。又可見翰林學士與兩省權同。不能備悉。隨舉此三條見意。

上順宗尊號

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百寮上太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此事實錄作永貞二年。然是年正月朔爲丙寅。而丁卯卽改元元和。則永貞之號。只此一日。此特因在順宗實錄。不得不如此。至舊書於憲宗紀

元和元年又書此事。則殊嫌重複。不如新紀只見順紀爲得。順宗崩於正月甲申。而實錄乃書丙戌朔。則是月不得有甲申。乃知甲子紀日。傳寫淆譌。觸處皆然。當從舊書作丙寅朔。

柳州司馬

舊憲宗紀。首貶岳州刺史程异柳州司馬。柳、异傳作郴。是原本誤同。

曾太皇太后

新憲宗紀首。永貞元年十月丁酉。爲曾太皇太后舉哀。曾太皇太后者。德宗之母。代宗之妃沈氏也。直云曾太皇太后。不言沈氏。竟不知何人。蒙昧極矣。其下文又書十一月己巳。祔睿眞皇后於元陵寢宮。又不知睿眞皇后爲何人。舊紀則先書冬十月丙申朔丁酉集百寮發曾太皇太后沈氏哀於肅章門外。次書辛丑太常上大行曾太皇太后沈氏謚曰睿眞皇后。次書乙巳祔睿眞皇后神主、德宗皇帝神主於太廟。歷歷分明。沈氏遭史思明亂。流落無存。故直至此時方發哀。此事之奇者。不可不明析書之。況大典所在。如舊紀亦何嘗有支蔓。而新紀一意刻削。幾致文理欠通。元陵者、代宗陵也。舊紀云。祔於太廟。而新改爲元陵寢宮。但既追尊皇后。自必入廟。且舊紀連德宗皇帝神主言之。則似亦當從舊紀爲是。

含光殿

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御含光殿受朝賀。含光、當作含元。原本誤同。

寬敬

二月乙未朔以度支郎中寬敬爲山劍行營糧料使寬敬、當作敬寬。原本誤同。

與杜黃裳論政

憲宗初政。尙有可觀。其與宰臣論政。杜黃裳奏對數百言。舊紀全載之。所謂左史記言也。新書於實事尙多割棄。況此類虛言。其不載宜也。然無以爲後人攷鏡之資矣。無乃太簡乎。

程异復用

八月壬午。左降官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華、淩準、程异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諸人雖輕狂。而其中才士亦多。自去年九月至此。一年之中。已經四度降旨。貶斥禁錮。何其頻數惡之。一至於此。而其爲黨魁者。則已賜死矣。憲宗譬視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問。諸人罪亦不過躁進。豈眞醜類比周。黨邪害正者哉。攷异傳。异於元和初旋因鹽鐵使李巽薦其曉達錢穀。請棄瑕錄用。遂擢爲侍御史。亦足見帝之好貨矣。异之湔雪尙速。而柳竟死貶所。劉亦久乃牽復。又見才士之多命蹇也。

元和國計簿

李吉甫譔元和國計簿。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然人。戎、當作戍。然、當作餘。原本誤同。

裴均爲僕射

三年四月己卯。裴均爲尚書省都堂上僕射云云。爲、當作於。原本誤同。此卽今之所謂到任。尚書省中雖以左右司及各部分掌其事。而其首冠以尚書都省。見唐六典及通典。所以有都堂之稱。僕射卽都省之長官也。不置令。故僕射爲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宰相矣。

起居

五年九月丁卯。翰林學士獨孤郁守本官起居。以妻父權德輿在中書避嫌也。居下脫郎字。原本亦脫。翰林學士爲內相。其權與宰相埒。嫌翁壻二人。竝居要地。相爲表裏。故使之但守起居郎。以避此嫌耳。

百官據數請受

元和六年十月戊寅。詔元和五年以前諸色逋租竝放。百官職田。其數甚廣。今緣水潦諸處道路不通。宜令所在貯納。度支支用。令百官據數於太倉請受。遭水旱處。通計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下百官二字。校本作自字。原本誤同。

穆紀首複出

穆宗本紀首所載杖死山人柳泌詔文。已見皇甫鎛傳中。此複出。

許諸巡官

平盧軍新加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賜印一面。許諸巡官一人。諸、當作置、原本誤同。

制官敕下

長慶元年正月以劉士涇爲太僕卿給事中韋宏景等封還詔書上諭之曰士涇父昌有邊功朕欲加恩制官敕下當作制宜放下原本誤同

二十巳入省寺

五月刑部四覆官大理六丞每月常須二十巳入省寺巳、原本作日是

長慶不提行

舊紀於長慶紀年凡四年一概俱用連寫不提行大謬此傳錄之誤近本改正

滄州以成元

二年二月滄州以成元節度使王日簡賜姓名全略以成元三字衍名下仍脫李字原本衍脫竝同

蔣防

敬宗紀首貶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史蔣字原本空一格近本補正

品官季文德

八月妖賊馬文忠與品官季文德等將圖不軌品官、校本作中官原本與近本同

參奏

以李憕、孫宏爲河南府兵曹參奏、奏、當作軍。原本誤同。

睦州

十一月。安南都護李元素奏黃家賊與環王國合勢陷睦州。睦、校本改陸。是。原本誤同。

京兆府決

寶曆元年。袁王府長史武昭付京兆府決。下脫殺字。原本亦脫。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五

新舊唐書七

別詔宣

文宗紀首別詔宣纂組雕鏤竝停宣下脫索字原本亦脫

滄州刺史

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廢景州其縣隸滄州刺史刺史二字衍原本亦衍

第三男漢

八年八月第三男漢可封臨川郡王漢當作潢原本誤同

臣固尉

開成元年九月復宋申錫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以其子愼徽爲臣固尉臣當作城原本誤同

外州李紳

二年七月外州李紳奏蝗蟲不食苗外當作汴原本誤同後懿宗紀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以鄭從讜檢校戶部尚書兼汴州刺史亦誤作外州

觀察使盧行術

八月以前湖南觀察使盧行術爲陜虢觀察使。近本湖南上脫前字。使盧行術爲陜虢七字空。原本陜下脫虢字。

盧行術爲福王傅

三年二月以同州刺史孫簡爲陜虢觀察使。盧行術行術爲福王傅。分司東都。原本作代盧術以術爲福王傅云云。代字以字近本脫。兩行字原本脫。

魚宏志等立潁王瀍

新文宗紀開成五年正月戊寅不豫。己卯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魚宏志、仇士良立潁王瀍爲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廢皇太子成美爲陳王。辛巳皇帝崩於太和殿。又武宗紀始封潁王。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疾大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立潁王爲皇太弟。辛巳即皇帝位於柩前。新書之刪削舊書。算無遺策矣。今此二紀相連。但當於文紀詳書之。至武紀則云仇士良等既廢皇太子。立爲皇太弟。事見文紀。其下即云辛巳即皇帝位云云。可也。乃兩處複出而書其官。則文紀多左右二字。武紀少二字。書其人。則文紀魚宏志居首。武紀仇士良居首。書其事。則文紀先言立潁王。後言廢太子。武紀先言廢太子。後言立潁王。且多矯詔二字。此何謂邪。豈文紀所言。非矯詔邪。且士良爲右軍中

尉宏志爲左軍中尉左右二字本不可省而兵中尚右且舊紀皆以士良居首又言夜士良統兵於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陽院云云則此事士良爲主甚明何爲互倒其文邪實所未喻至於魚宏志者吳縝糾謬謂李訓傳作宏志而仇士良傳乃作志宏彼此不同吳氏因據此二傳之上下文多作宏志且本紀亦作宏志以駁士良傳作志宏之非愚則謂今本士良傳亦作宏志此乃後人因吳言而妄改吳所見本既作志宏則信矣但弒憲宗者宦官陳宏志也文宗已殺之矣不應文宗末年以宦官典兵者又名宏志恐是其人本名志宏耳若果名宏志當無不改之理然則吳縝之所糾者未必謬而其所謂不謬者反謬也

武紀末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怡爲皇太叔云云其下宣紀又重書之亦宜省去官銜蓋此等在舊書不足爲病新書既專務減字縮句則反覺此種爲冗長矣

文宗暴卒

舊武宗紀首文宗暴卒卒當作疾原本誤同但據舊紀文宗於開成四年十二月卽不康五年正月戊寅是朔日而帝以辛巳崩是初四日似未可以言暴

宣詔院

仇士良收捕宣詔院副使尉遲璋殺之此事新書在文宗紀宣詔作仙韶新是舊書以音近而誤原本誤同舊文紀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爲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爲仙韶院是也尉遲璋爲文宗合古樂見高彥休闕史卷下

零碎不得

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準元和七年敕河東等道州縣官令戶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吏部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以爲當自後戶部支給零碎不得不得當作不時

會昌三年譌字

三年七月宰相奏秋色已至將進軍幽州早平迴鶻鎮魏須速誅劉稹各須遣使諭旨兼值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奏聖旨欲遣張賈賈性剛不如命李回若以臺綱闕人卽兵部侍郎鄭涯久爲征鎮判官最似相稱此段譌字甚多幾不可讀原本誤竝同鎮魏當乙稹當作稹值當作偵面奏當作面奉征鎮當作涇鎮

池水縣

五年十月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云云池當作汜

吳湘獄誤字衍文

舊宣宗紀大中二年二月吳湘獄事元推判官魏鋼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頎臣宰又天長縣令張宏思典張洙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臣金宏舉云云案上臣字當作陳下臣字衍又李恪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十五當乙原本誤竝同

本司同平章事

五年五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魏謇本司同平章事司當作官原本誤同

十一年詔文闕

十一年正月將幸華淸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卿等列狀上章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此下原本空一格當有脫文近本去其空卽連下以白敏中充荆南節度事寫

宣宗簡繒遺落

宣宗紀論曰帝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繒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唐諸帝實錄至敬宗止趙希弁讀書後志所載則唐人所譔實錄至武宗止其宣懿僖昭哀五朝實錄通一百二十八卷云皆宋敏求所補世服其博聞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唐實錄自武宗後皆未嘗修纂五錄者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追述爲書宣宗旣無實錄當劉昫時宋錄未出故云簡繒遺落其實懿僖以下四朝皆遺落史臣采訪成書功何可泯

新紀論穆敬以下七帝

穆敬皆童昏共一論贊可也文武宣皆賢主新紀乃以五帝共論賢愚錯雜已爲非法使論之而一意到底足相貫串猶可也今此論前半篇專就宦官生意是矣而武宣兩段與上三帝不相照顧首尾橫決文

似貫而義不貫。亦何取乎合論哉。論文宗謂其仁而少斷。制宦官不得其術。飲恨而已。其殺陳宏志。亦足伸其志也。愚謂此時宦官之勢已成。文宗受制。萬不得已。作史者當惜之。不當貶之。觀仇士良傳中周墀、崔愼由二事可見。若文宗之剛決。不但能殺陳宏志。幷能殺立已之王守澄。見新紀太和九年。豈可云少斷乎。美武宗之用李德裕以成功。甚確。乃又惜其但能除去浮圖。又躬受道籙。愚謂僧道廢興。無足重輕。不甚有關於治亂。此等亦宋人之迂論耳。至訾宣宗以察爲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愚謂末句拖腳暗遞下文懿、僖。此正如今日作八股四書文者穿插過渡手法。其實唐衰全由懿宗。舊懿宗紀論云。士德淩夷。禍階於此。何等確當。新書乃歸罪宣宗。何也。帝克復河湟。當時稱小太宗。故舊紀推尊比之文、景。毫無貶詞。雖孫甫詆其爲善止於小節。昧大體。要爲賢主。何新紀之大相矛盾邪。懿、僖論贊稍近情。但仍譏其爲宦官所立。始不正則不能正天下。亦爲迂闊。假使懿、僖能如文、武、宣之勵精圖治。雖爲宦官所立。尚可支持。到此際尚以宦官爲詞。豈不糾纏可厭。宦官之惡。誰不痛恨。但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責人主之任宦官。當於肅、代以至憲、穆。至懿、僖而猶以此相責。豈非隔靴搔痒乎。總之其行文俯仰頓挫。多作唱嘆。甚有態。而命意卻不得其要領。似是而非。反不如舊書之多精語。

文都

舊懿宗紀。咸通四年四月。敕徐州罷防禦使。爲文都隸兗州。文都、當作支郡。原本誤同。

再置額

五年五月制徐州甲士精強近者再置額卻領四州置下脫使字

判官張琢

九年十一月張行簡攻和州殺判官張琢以琢城濠故也城上脫浚字原本亦脫

漕州

十年正月以將軍戴可師充漕州行營招討使漕當作曹原本誤同

見存務人戶

十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逃亡戶口稅賦不得輒更攤配於見存務人戶之上務字校本改不支濟三字是

領東軍節度

舊僖宗紀中和元年正月以劉漢宏爲越州刺史領東軍節度浙江東道觀察處置等使領校本作鎮是原本誤同

朱温刪賜名

新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温以同州降己亥温爲右金吾衞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

其下文三年則書七月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朱全忠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案舊書。溫以八月降。新書云九月者。舊言其降時。新言其奏到時也。但舊書於三年五月破黃巢之後行賞諸臣事內。先書以朱溫充宣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忠。此後方稱爲全忠。新書以節度使爲副大使。或別有據。不書賜名。突書全忠。則直屬笑端。吾輩今日固人人知全忠卽溫矣。作史者亦可省此一句乎。

黃巢伏誅

新紀。中和四年七月壬午。黃巢伏誅。巢之當伏誅。固不待言。論其罪。且寸磔不足以蔽其辜矣。而論其事。則實未明正顯戮。亦幷非用兵以擊而於臨陣斬之。直當據實書賊將林言斬黃巢以降。傳首行在。又昭宗紀。乾寧三年五月乙未。董昌伏誅。董昌亦不可云伏誅。但當云錢鏐將顧全武獲董昌斬之。傳首京師。如此方爲得實。惟昭紀。龍紀元年二月戊辰。朱全忠俘秦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此則得之。觀宗權書法。愈見黃巢董昌之非專圖文省。而又好以筆端爲予奪。故多疵病。

朱全忠陷滑州

新僖宗紀。中和四年五月辛酉。朱全忠及黃巢戰。敗之。其下文光啓元年又書十月癸丑。朱全忠及秦宗權戰於雙邱。敗績。其下文二年卽書十月丙午。朱全忠陷滑州。其後昭紀景福元年又書二月甲申。朱全忠寇鄆州。其前文方且爲國討逆。未嘗明著其不臣之迹也。而突書曰陷曰寇。亦覺無根。此欲效春秋筆

削而有妨文義者。如此者多矣。聊舉此以見意。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

新舊唐書八

逮壞人廬舍

舊昭宗紀。大順二年。張濬等兵敗。逮壞人廬舍。逮、當作乃。原本誤同。

景福元年疑

景福元年。太原兵攻鎮州。王鎔告難於幽州。李匡威率衆赴之。時太原之衆軍於常山鎮。易、定之衆軍堅固鎮。燕、趙之卒分拒之。此節多可疑。原本同。

李匡籌赴關

乾寧元年十二月。李匡籌南奔赴關。關、當作闕。原本誤同。

羅平

二年三月。浙東節度使董昌僭號。稱羅平國。羅平、原本誤作平羅。此正之。

兗鄆

三年。羅宏信南結於梁。與太原絕。兗、鄆已至俱陷。兗鄆上下必有脫文。原本同。

徽東北而旋

光化二年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徽東北而旋有燕卒之敗旋屬下讀其上當有脫文原本亦脫或以旋絕句非

新書殺某之例

殺無罪則書其官殺某人而其人罪不至死則不書官罪當殺則曰某人伏誅此新書例也然如昭紀景福二年以杜讓能之忠而去其官但書殺其下又云及戶部侍郎杜宏徽何以宏徽官讓能不官乎又如天復三年正月戊申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韓全誨等全誨之死有罪乎無罪乎若云有罪滔天逆賊朱全忠與奸臣崔允比而劫帝殺之以孤帝之勢耳不可以有罪而去其官也若云無罪以宦寺劫遷天子其罪莫大焉不可以爲無罪而存其官也所云例者不將窮而遁乎不據事直書以著其實而舞文出入強立多例高下其手故多所抵牾

李茂貞乞罷尚書令

舊紀天復三年五月制鳳翔隴右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侍中鳳翔尹上柱國秦王李茂貞可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初茂貞淺弱王室朝廷姑息加尚書令及是全忠方守太尉茂貞懼乞罷尚書令故也案鳳翔云云者使職也開府云云散官也曰

守曰兼攝銜也。鳳翔尹本官也。上柱國勳也。秦王爵也。上文以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汴宋亳輝河中晉絳慈隰鄭滑潁鄆齊曹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太清宮修葺宮闕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師守中書令河中尹汴滑鄆等州刺史上柱國梁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六百戶朱全忠可守太尉中書令。充諸道兵馬副元帥。進邑三千戶。此銜比茂貞多功臣號一條。曰迴天云云是也。宣武節度治汴州。宣義節度（即義成。）治滑州。天平節度治鄆州。護國節度治河中府。府稱尹。州稱刺史。全忠時鎮汴州。其三鎮蓋遙領也。檢校非守而亦守意也。又多封邑者。以其進邑而及之。於茂貞則略之也。前於順宗紀論尚書省不如中書門下兩省。今茂貞畏朱全忠。乞罷尚書令而守中書令。則中書不如尚書者。論其品秩。尚書令正二品。而門下之長官侍中。中書之長官中書令。皆正三品也。見唐六典。若論其實。侍中、中書令在唐方爲眞宰相。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武后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書鳳閣門下鸞臺。）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初不論其品秩之高卑也。說見通典。晉荀勗守中書監侍中。及遷尚書令。人有賀者。怒曰。奪我鳳皇池。何賀焉。可見尚書不及兩省。自古爲然。通典又云。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可見兩省實政本。非尚書比也。但太宗爲秦王時。曾爲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當。

故龍朔中廢令不置。但有僕射郭子儀以功高拜。亦讓不受。此則茂貞之所以懼而辭耳。僕射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爲宰相。則僕射非宰相也。但僕射無有不兼者。

昭紀改元書法

舊紀不書改元。於正月每仍其故號。及至是月改元之下。又不便提行起。故於其下文則正月遂直書二年。使新改之元。混入散文之內。閱者一舉目而但見二年。不見元年。如此者甚多。至昭宗紀改元書法。則與他紀異。光化元年八月改元。而正月卽書之。不沿上書乾寧六年。天復元年四月改元。而正月卽書之。不沿上書光化四年。天祐元年閏四月改元。而正月卽書之。不沿上書天復四年。此則是也。一書中體例參錯。有得有失如此。

三罹播越

天祐元年。遷都洛陽。制曰。朕十載以來。三罹播越。案三罹播越。謂乾寧二年邠寧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三鎮舉兵犯闕。李克用討之。行瑜弟行約、茂貞子繼鵬作亂。帝出幸石門鎮。又三年。茂貞再舉兵犯闕。帝出幸華州。天復元年。崔允密召朱全忠迎駕。宦官韓全誨等劫帝出幸鳳翔。

盧繼

六月。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盧繼可太子太保致仕。原本作盧紹。後卷哀帝紀首書太子太保盧紹卒。

从紹爲正。

文武僖哀皆不書立后

邵經邦曰。新舊唐書本紀。文武僖三朝皆不書立后。而傳中亦逸其姓氏。至哀帝年十七被弒。自應有后。而史皆失傳。疏漏如此。愚謂文武僖誠疏漏。若哀帝以童孺寄命賊臣之手。十五被篡。十七被弒。豈能備禮立后乎。

內職

舊哀帝紀。天祐二年三月。敕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弟。兄旣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本官謂戶部侍郎。內職謂翰林學士。說詳前順宗新紀不見王叔文一條。五代劉昫傳。唐莊宗拜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遷兵部侍郎居職。何氏焯曰。職上疑有內字。何說甚確。唐以翰林學士爲內職也。舊杜悰傳云。元和中。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顧重學士。許之。郁及之孫。新書附及傳後。亦載此事。正與哀紀事相同。

山陵之榮

四月。侍御史李光庭等賜章服。竝以奉山陵之榮也。榮、當作勞。原本誤同。

定錢貫陌敕有脫

丙辰敕準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爲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竝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此條事例下必有脫文原本亦脫

臘面茶

六月敕福建供進臘面茶臘當作蠟原本誤同

助効

七月全忠進助効禮錢三萬貫効當作郊原本誤同助郊者謂助郊天之費也

蘇楷駁昭宗謚

前昭紀末於帝爲全忠弒後云羣臣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至哀紀則云天祐二年十月甲午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曰昭宗皇帝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閹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內嬪嬙悖亂罹天閼於中闈有司先定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云云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與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駁議楷目不知書其文羅袞作也時政出賊臣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曰襄宗全忠自楷駁謚後深鄙之既傳代後循楷父子

皆斥逐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題昭宗神主輟朝一日攷莆陽黃御史集唐莆田黃滔著裔孫處權汝猷蒐輯刻於宋淳熙四年集後又附別錄一卷內采唐昭宗實錄一段備詳覆試貢士黜落蘇楷事舊書昭哀兩紀敍事繁瑣全錄詔令乃覆試黜落事僅於哀紀追述且甚略貢士覆試乃稀見之事舊紀既不避猥冗何不盡入之但昭宗實錄宋敏求所補或劉昫訪求未得其詳故無從采獲耳實錄久亡而偶睹此一段於此今全載其文於左方俾鄙陋悖惡小人情狀千載如見鑄鼎象物無所逃隱非讀史者之一快邪乾寧二年二月乙未敕高宗夢傅說周公遇子牙列位則三公弼諧則四輔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治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俞選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並捐揮取今月九日於武德殿祇候委中書門下準此處分仍付所司丙申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盧冀稱疾不至宣令舁入又云華陰省親其父遲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舖分小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爲韻良弓獻問賦以太宗所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爲理道取五聲字輪次各雙用爲韻詢于劉蕡詩回紋正以劉字倒蕡字爲韻品物咸熙詩七言八韻成令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已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英賢物色巖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於朝庶稗於理且令每歲鄉里貢士攷覈求才必在學實典墳詞窮教化然後升於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茲道寖壞蠹多披於隼翼羊或服於虎皮未聞一卷之文書雖合師已在遷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攷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軒鄧其實藝爰於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慕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既鑒妍媸須有升黜其趙觀文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瞻章說封渭章希甕張蟾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嵓陳晓李龜禎等十一人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溥李光序李樞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許後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不及格式蘇顏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滥我至公雖從溫進宜令所司落下不令再舉其崔凝爵秩已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柄且乖愼選之

圖華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敕處分奏來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準此處分賜陸長馮渥銀器分物其落下舉人並賜絹三匹中書門下覆奏伏以文學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非其才則趨竟者多實在研精仍資澄汰昨者宣召貢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於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周睿鑒盡叶至公升黜而懲勸並行取捨而憲章斯在其超觀文等二十四人望準宣處分崔凝商量別狀奏聞丁未敕國家文學之科以革隋弊試登俊造委之春官蓋欲華實相符爲第一用近寖譌謬噓擊相高朕所以思得貞正之儒以掌其事而聞刑部尚書知貢舉崔凝百行有常中立無黨學窺典奧文贍菁英洎遍踐清華多歷年數累更顯重積爲休擊遂輟其憲網任之文柄宜求精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餘偶思觀閱臨軒比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顇豈宜假我公器成彼私榮既觀一一之吹盡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示朝章尚遵舍垢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貶合州刺史此下又注云廣撫言同又云仍聽發遣

四鎮

三年正月全忠以四鎮之師七萬屯深州樂城四鎮謂宣武、宣義、天平、護國五代史全忠卽位其兄全昱謂曰汝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

兩鎮

制曰錢鏐總臨兩鎮制撫三吳兩鎮謂鎮海、鎮東

哀帝謚號

天祐四年三月唐禪位於梁梁改元開平而太原李克用、幽州劉仁恭、鳳翔李茂貞、西川王建猶稱天祐故舊紀云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爲全忠所害時年十七仍謚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陶鄉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喪而止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

宗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謚而已。知禮者亦以宣景之謚非宜。今只取本謚載之於紀。案自漢以下。廟號謚法。皆各一字而已。惟東晉、蕭梁、北魏、北齊有兩字謚。說已見前。唐始累數字爲謚。若亡國之君。或無謚。但云少帝、末帝。卽有。不過一字。豈宜累數字爲謚。且稱宗與守文者同乎。又父廟號爲昭。子謚又冠以昭。亦無理。後唐明宗亦亂世故爾。但朱溫之惡。亙古所無。與其用溫所謚。寧從後唐矣。劉昫既稱後唐爲中興。乃不用其謚。何哉。新紀及通鑑皆用後唐所改。蓋有見於此。綱目省去三字曰昭宣帝。以免累墜。亦通。新書目錄仍稱哀皇帝。亦非。又紀末既書後唐改謚而又載其陵名曰陵曰溫陵。此亦足以補舊紀所不足。

中興

劉昫稱後唐爲中興者。攷五代雜傳。昫本仕後唐莊宗爲翰林學士。明宗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遷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但後則終於石晉耳。薛居正舊史略同。何氏焯曰。監修國史。卽唐書也。何說確甚。宋板舊唐書首卷列銜。監修國史。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譙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劉昫等奉敕修。低二格寫起。敕字提行頂格寫。第二卷以下止書劉昫等修四字。無列銜。聞人詮原本猶仍宋版不改。惟敕字空一格不頂格耳。朱邪氏雖出沙陀。唐已賜姓。編之屬籍。莊宗自以繼唐。立其祖廟。昫修史本在後唐。此所以稱中興也。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見顧氏筆記。而玄宗紀末史臣論稱爲我開元。說詳後。又經籍

志敍首稱我朝。此皆以唐爲本朝。竝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也。文氏徵明目擊宋版列銜。可以了然。乃作序謂五代史晌傳中不載其修唐書事。疏矣。

舊劉武周傳附苑君璋傳云。君璋執我行人。送於突厥。又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云。父毅。晝二孔雀。約中目者許之。高祖兩發各中。毅悅。遂歸於我帝。又李吉甫傳云。父栖筠。國史有傳。不言自有傳。而言國史有傳者。劉昫以唐爲本朝故也。

甲子多誤

史家紀事。所書甲子。舛誤最多。無論新、舊兩書。往往不合。即一書之中。紀傳亦每互異。予既未通歷算。不能以歷法推之。今觀哀帝舊紀。書事最詳。殆欲逐日有事。空者無幾。試隨意取天祐二年四、五兩月攷之。四月己丑朔。其紀事有壬辰、癸巳、丙午、乙未、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丁未、辛亥、壬子、丙辰、戊午、五月己未朔。其紀事有壬戌、乙酉、丙寅、丁卯、己巳、庚午、壬申、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庚辰、辛巳、壬午、甲申、丙戌。其下文即接六月戊子朔。然則四月丙午當爲甲午。是初六日。五月乙酉當爲乙丑。是初七日。四月月大。戊午是晦。五月月小。丙戌是晦矣。原本誤竝同。或本自誤。或因傳鈔而誤。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史文繁重。學者罕窺。況肯校其誤乎。宜乎仍譌踵謬如此。

偏觀舊書各帝紀。惟日食書朔。其餘月朔日無事則不書者居多。獨昭宗、哀帝二紀皆書朔。而昭宗間有

闕者體例亦參錯

昭哀二紀獨詳

邵經邦曰舊唐帝紀徒侈官銜多至三數行頗類文移其昭宗、哀帝故欲敷衍成帙不顧體裁予謂昭紀已極煩冗比他紀不同而哀紀之煩冗又倍於昭紀其猥瑣鄙屑較之元人所修宋史明人所修元史而逾甚矣邵謂其欲敷衍成帙誠然然而有可爲劉昫解者宣懿僖昭哀五朝皆無實錄說見前既無實錄其事蹟易致遺失而昫時相去近比宋敏求傳聞更確纂修者偶爾訪求而得其詳惟恐泯沒故遂不憚多載之與此所載皆是實事凡所貴乎史者但欲使善惡事迹炳著於天下後世而已他奚恤焉今觀此二紀見亂賊一輩之姦兇狡逆歷歷如繪照膽然犀情狀畢露使千載下可以攷見亦何必恨其太詳邪世閒浮華無實文字災梨禍棗充棟汗牛何獨於紀載實事必吝此勞邪至於詔令制敕備載幾欲隻字無遺遙想一時附和小人欺天負地掉弄筆墨誣善醜正之詞喪心滅良之語賴史家詳述之又得聞人詮等搜獲於既亡之後而重刻之其功大矣新書於舊紀舊然塗抹僅存無幾若哀紀舊約一萬三千字而新約只千字自謂簡嚴實則篡弒惡迹皆不見矣使新書存而舊書竟亡讀史者能無遺憾乎

朱全忠以姚洎爲上水船以其當制遲鈍別見

書官必書其全銜元修宋史亦如此於史法誠覺非宜然今日觀之正可以攷唐、宋官制亦不恨其太詳

也。自不通古今無學無識之人觀之。若者本職。若者兼官。若者特賜之名。若者虛加之號。與夫遙領寄祿。檢校裏行。階勳爵秩。食邑章服。一概茫然不辨。亦無怪乎其惡繁而好簡矣。

尊號謚法廟號陵名

唐諸帝有生前所上之尊號。如舊玄宗紀。開元二十七年二月。加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又肅宗奉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是也。有崩後所上之尊號。如上元二年四月。上皇崩。羣臣上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是也。此稱爲謚。而其餘如高祖則云貞觀九年五月。高祖崩。羣臣上謚曰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年二月。上尊號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則云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上崩。百寮上謚曰文皇帝。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三載。改上尊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凡此之類。皆或稱謚。或稱尊號者。蓋生上尊號。固起於唐。前世未有。卽歿而上謚。前世亦用一字而已。無連累數字者。若至道大聖。皆不得爲謚。故云尊號也。至於廟號。則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以其功德之盛。謚不足盡之。故又追尊爲祖宗而加以美名。其廟則世祀不祧也。有功者必是開疆。或中興。如漢光武。始足當之。有德則守文承統。大抵有功必兼有德。而有德未必兼功。故有此別。然稱宗之濫。自南北朝已然。至唐乃無帝不宗。卽順之短促。敬之昏狂且遇弒。懿、僖之喪亂。昭之失國。皆稱之。此其異也。

僖紀於每一帝崩後。先書其年若干。次書其當時所上之謚法尊號。次書其廟號。次書其葬期陵名。又其次則舉後代所追加追改之謚盡書之。而於後一帝紀中。又書葬某帝於某陵。惟此似可省。餘則明析詳備。最爲得法。宜悉仍之。新紀一意刪削。殊多欠妥。而又體例參錯。岐誤俱不可解。如高祖紀。崩年謚法廟號改謚增謚皆具。惟無葬某陵。至太宗則有崩年謚法改謚增謚。獨無廟號。高宗、中宗、睿宗與太宗同。玄宗則謚法廟號葬期陵名俱刪。肅宗、代宗、德宗與玄宗同。至順宗忽又具書崩年謚法增謚。惟無廟號。與太宗同。憲宗與順宗同。穆宗又盡去謚法廟號葬期陵名。與玄宗同。敬宗、文宗、武宗與穆宗同。宣宗又具書崩年謚法加謚。惟無廟號葬期陵名。與太宗同。懿宗、僖宗則又盡去之。與玄宗同。忽詳忽略。毫無定見。彼此不相照顧。史法之亂極矣。至昭宗亦盡去當時所上謚法廟號。所謂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者。既已隻字不存。乃其末忽又云。明年起居郎蘇楷請更謚恭靈莊閔。廟號襄宗。至後唐同光初。復故號謚。何謂更。何謂復。全無原委。使人讀之。茫然不解所云。徒恃名重。隨筆塗寫。不加檢勘。牴疏乃至此。區區標題名號。眉目所在。舛謬百出。遑論他乎。其下文哀紀先書謚哀。後書明宗追改。則得之。觀哀紀愈見昭紀之非。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七

新舊唐書九

貞觀禮

舊禮儀志云。太宗踐祚之初。中書令房玄齡等修改舊禮。定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百卷。此所敍列。當必無誤。新禮樂志所述。於凶禮但總言十一卷。不分國恤。非是。又其下文於高宗顯慶禮、玄宗開元禮皆著卷數。與舊志同。而於貞觀禮但言篇數。刪去卷數。亦非。

簿

新禮樂志說皇后親蠶之儀云。尙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灑一簿止。案毛詩豳風八月萑葦傳云。萑葦可以爲曲。月令季春說養蠶事云。具曲植籧筐。注云。曲、簿也。疏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關西謂之薄。然則此字本作薄。傳寫誤爲簿。說文卷五上竹部。簿、局戲也。與此無涉。乃又轉誤爲簿。說文無此字。今俗又別造蠶薄之字爲箔。說文新附亦無。

緌綏

新禮樂記凶禮篇說始死浴尸之儀云沐巾一浴巾二用縰若紕攷說文卷十三上糸部紕、散絲也匹卦切無縰字玉篇亦無而有縰字音髻絲結說文新附亦不收

天文志敍首誤

舊唐書天文志上玄宗詔沙門一行造渾天儀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用天度數圓上原本誤空一字近本正之原本如此者甚多今不悉出用、原本作周近本誤又銅儀漸澁收置集賢院不行復用原本作不復行用近本誤又今錄游儀制度等著於篇原本此下卽接黃道游儀規尺寸云云頗牽混近本篇下挂空黃道云云提行另起著於篇以上乃敍首以後方逐條分列近本是

面上爲兩界一段誤

面上爲兩界內外爲周天此段似當另起或空一格內外二字原本小字雙行平寫書中如此者多鈔胥落一字上下不可全改則小字補之近本因爲改正俱大字連書其實外乃衍字又說天頂單環云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使、當作狹令字當作之交二字原本誤並同而又於出入下誤空一格又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雖赤道單環云云雖、原本作強是屬上讀又臣今創置此環置於赤道環內上置當作製原本誤同又尾九星十八度舊去極一百二十度一云一百四十一度今一百二十四度一云一百四十一度八字原本小字雙行近本改一百二十四校本作一百八又南斗六星二十六度舊去極

一百一十六度。今一百一十九度。一百一十九、校本作一百二十九。又須女四星十二度。舊去極一百度。今一百一度。虛二星十度云云。須女一段原本與校本並無。近本增。虛上原本有危字。又東壁二星九度云云。二星、校本作三星。又胃三星十四度。校本原本俱無。近本增。又軍井準經在玉井東南二斗半。斗、當作度。原本誤同。

日晷一段誤

日晷一段內云。北方其沒地纔十五度餘。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六。北方、當作北極。距洛陽當云九千八百一十里。

六尺九寸

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四分。小字注云。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六尺九寸。校本作六寸七分。原本誤同。

分野一條誤字

舊天文志下論分野云。東盡東萊之地。小字注云。漢之東萊。卽古膠來國。古、原本作及。誤。膠來當作膠東。原本誤同。又東及館陶、聊城。小字注云。自頓邱、三城、武陽東至聊城。三城、當作觀城。原本誤同。又昴畢大梁云云。原本誤連上。近本改提行。又得漢之趙國、廣平、距鹿、常山。原本圖作國。距作鉅。是又盡漢之南郡。

小字注云南郡巫縣今在蘄州蘄當作夔原本誤同又江夏小字注云安鄂縣沔黃五州皆江夏界縣當作蘄原本誤同又得漢長沙武陵桂陽零陵郡小字注云零陵今爲道州桂陽今爲柳州道原本誤作首近改正柳當作郴原本誤同又盡鬱林合浦之地小字注云富昭蒙龔繡容白罕八州以西罕當作牢原本誤同

星孛一條誤字

星孛一條許敬宗曰星孛于東北王師問罪高麗將滅之此下原本有徹字近脫又彗見西方天市中五尺漸小向東長行五尺上原有長字下長字原無近誤脫又誤衍又此段之首原本誤與上文日蝕一段連近本改正提行

止有黃白冠

上元三年正月建辰月肅宗病是月丙戌上有黃白冠連成暈上之上原本有月字近本脫

王廷湊

長慶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鎭州軍亂殺其帥田宏正王廷湊案王上當有立字原本近本俱脫校本亦無之

災異標題岐誤

天文志應提行不提行。皆經近本改正。而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云云。以下一段。原本既標題爲日食矣。然自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夜云云。以下。則言星變月蝕居多。而原本乃槩系之于日蝕。直至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而止。此下乃復以災異編年四字爲標題。題之下空四格。又標至德後三字。然後再提行書至德元年三月乙酉歲太白熒惑合于東井云云。尤爲無理。其實日蝕亦是災異。原不當分標。故近本一槩去之。但以災異二字標於日蝕之前。極是。

唐麻疏不能定朔

新天文志云。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此豈眞武氏陰盛之故邪。抑唐人麻法之疏。至不能定朔而致然與。

五行志多重本紀

舊五行志文多與本紀重出。如開成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苗。（當作上憂。）與宰臣語。與文宗本紀重出。又大麻八年九月。大鳥見於武功殿。與代宗本紀重出。又貞元四年夏。汴、鄭二州羣鳥皆飛入田緒、李納境內。貞元八年二月。許州人李狗兒持杖上含元殿。二事皆與德宗本紀重出。又神龍二年三月。洛陽東七里有水影。與中宗本紀重出。如此者甚多。本紀欲書災祥。則重複自不能免。但既有五行志。紀中須刪削歸於至簡。而舊書每兩處皆用緜文。此書所以難免後人譏議。

則天遣閻知微事

則天遣尚書閻知微送武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挾之入寇。案。送武延秀之下。有使突厥突厥怒則天廢李氏乃囚延秀十五字。原本、近本並脫。凡脫誤一兩字者不悉出。多者見之。又此事亦複本紀。此類不能盡舉。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八

新舊唐書十

秦地爲四十九郡

舊唐書地理志敍首云。秦幷天下。裂地爲四十九郡。原本同。愚謂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文與舊書志大略多同。此句則作四十郡。九字之爲衍文不待言。但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此言四十。亦不合者何。通典、班志所列三十六之外。又連內史及鄣郡、黔中、閩中數之是也。宋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一卷列秦四十郡。與通典同。說見予前漢故郡國一條。

舊志與兩漢志互異

凡地理志敍首。輒歷敍古初。雖屬浮泛可厭。要亦不能盡去。舊地志敍漢制與班志多同。然云。漢地南北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二千、班志作三千。通典同。近本誤。原本亦誤。敍東漢制與司馬彪續漢志多同。然云。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六。原本同。續漢志無六字。通典亦無。恐亦衍文。據司馬彪說。東漢省併甚多。則縣之少不足怪。

改郡爲州

舊地志云高祖受命改郡爲州太守並稱刺史案唐虞分州三代相沿秦變爲郡遂革州名而漢復稱之以州統郡州大郡小其分封者爲國兼用周秦之制也歷魏晉及南北朝而冀兗等名猶在隋大業三年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以糾郡守自此以後九州十二州之名不復用矣唐高祖又改郡爲州三代之州兼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之州與三代之州大異漢之刺史統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乃以郡守爲刺史時異勢殊其沿革不同如此但舊志惟臚列各州其下說本古某郡而已新唐書地理志則云京兆府京兆郡云云華州華陰郡云云同州馮翊郡云云每州必州名郡名並舉之河南則云河南府河南郡陝州則云陝州陝郡州郡名同者猶必並舉之而其中亦間有但列州名者故於渭州下特發例云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據此則乾元以前凡州皆兼郡名也舊志乃但列州名顯係脫漏此舊之不如新者

新志既言乾元後州無郡名則凡但列州名者皆乾元後州矣乃復於威州下用小字雙行注云郡闕其下則云本安樂州初吐谷渾部落自涼州徙于鄯州又徙於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之故鳴沙縣地置州以居之至德後沒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攷肅宗初改元至德後改元乾元而咸亨是高宗號在乾元之前八九十年既置爲州必有郡名而沒蕃後史失其傳故云郡闕他州當更有類此者而獨注於此以見例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杜佑通典州郡門、皆州名郡名並舉、可見唐制於改郡爲州之後、仍存其故郡名、每州輒稱爲某州某郡也、佑幷仍存古州名、欲以見因革大凡、吉甫則竟去之、因距古已遠、省此糾纏、二者各有一義、即如吾蘇稱蘇州吳郡、蘇州者唐制也、而吳郡則自後漢以至南北朝之稱、唐冊蘇州、而仍存古名爲吳郡、若于職官則爲蘇州刺史、不名吳郡太守、惟舊韋安石之子陟傳有吳郡太守、一時寔便言之、不可爲典要、

開元分五十道

舊地志、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五十道、每道置採訪使、據下文所列、乃十五道、五十當誤、原本誤同、通典作十五、是也、上文貞觀元年分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劒南、嶺南、開元以山南、江南皆分東西各二、添黔中、合京畿、都畿爲十五、又此段之下、不應挂空、後京畿採訪云云、亦不應提行、應連寫、

江南東道採訪使理蘇州、誤作薊州、原本同、

十節度異文脫文衍文

安西節度使、通典作鎭西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斬、通典作突騎馳施、馳字因施而衍、至斬下有啜字、則是也、此脫耳、彼注以堅昆與斬啜並言、此注堅昆斬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則上斬字又是誤衍、

河西節度使注、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里、二里必有脫、原本脫同、平盧軍節度使統榆關守捉、榆、通典作

渝。渝本水名。从水爲是。隴右節度使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等九軍。案正文及注實十軍。而云九。原本同。恐誤。又注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州西。原本同。下州疑衍字。合州守捉原本作合川。是嶺南五府經略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安南通典作鎮南。注同。又邕管入經略使管兵七百人。入字衍。原本同。七百上通典有千字。此脫。

四十七使

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類。當作額。原本誤同。此下分列諸使。凡四十有七。內單稱節度使者三十五。節度之有軍名者稱其軍名。無者但稱其地。單稱觀察使者五。單稱經略使者二。稱經略觀察使者一。已上皆用小字注明治所及所管之州。其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則東都留守兼之。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大同軍禦防使則各刺史領之。已上雖有其名。但兼攝不及置也。其成德軍節度使。近本脫德字。當從原本添。以留守刺史兼領者。卽上文所謂刺史治軍戎有防禦等名是也。諸史中所列。但有防禦。不見團練制置名者。省文也。寇盜息以觀察易節度之號者。浙江東、西道節度使。各注或爲觀察使。江南西道觀察使注。喪亂後時升爲節度使。是。而其餘各節度亦或更有爲觀察未及注者也。劒南、西川及淮南兩節度。注親王領之者。皆遙領不親涖也。其眞涖者爲副大使。（新百官志云。諸王拜節度使者。皆留京師。）

劍南西川或因玄宗嘗幸重之淮南以親王領不詳其故抑疑親王領節度不止此二處恐此所注尚不盡

此四十七使但言至德之後非盡至德年中所立也知者卽如宣武軍節度使注云治汴州管汴宋毫潁四州攷新書方鎭表宣武軍之名起於德宗建中元年至德時尚未有此名然建中時此軍猶治宋州其治汴州則興元元年所徙又在建中之後卽舉此一條以概其餘則可知新王彥威傳至德至元和天下觀察十節度二十九防禦四經略三此數又參錯不合存疑

新書百官志於外官之首先列元帥都統此掌征伐兵罷則省非常設其次則臚列五種一曰節度次曰觀察次曰團練次曰防禦次曰經略此則皆統領所部監司之官也獨不見採訪使新書於地理志以十五道採訪使所轄敍次各州郡而於此反不見者蓋此下文注云開元二年設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置處使分十五度天寶末又兼黜陟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案舊地志開元二十一年置十五道採訪使此云二十年者脫一字也彼不言處置省文此言置處誤倒耳據此則言觀察足該採訪故不入大字僅見注中也舊志亦先詳列十五道採訪理所至四十七使中不見採訪固由乾元已改爲觀察其於職官志則竟不之及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門前旣列十五採訪理所後又述十五部逐部用小字分注所管之郡雖不言採訪但爲採訪分十五道餘使皆否則此定指採訪無疑分作兩偏敍

述。極其詳贍。而三十二卷職官門州郡都督一條內。附及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云分天下州縣爲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卽採訪防禦等使也。亦只不過帶敍一句。其所以如此略之者。通典職官門又云。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聚兵。增節度使爲二十餘道。（二十當作四十。方與舊地志四十七使合。此等乃傳寫之誤。）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幷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觀此則知所以略去採訪之故矣。且新百官志雖臚列五種名目。其實則觀察團練防禦經略。後已盡歸節度。攷其制。又須得其情勢曲折。方有當於論世之學。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

唐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而已。舊志於卷首標題爲十道郡國。唐制無國名。與漢異。此字用來牽混。至其所謂十道。則關內道一。河南道二。河東道三。河北道四。山東道五。淮南道六。江南道七。隴右道八。劍南道九。嶺南道十也。此十道乃貞觀元年所分。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山南、江南皆分爲東、西二道。又添黔中道。又以關內道亦分爲二。一爲京畿採訪使。治京師城內。所管州郡凡六。一爲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遙領。所管州郡及都護府凡二十有七。河南道亦分爲二。一爲都畿採訪使。治東都城內。（卽今河南府。）所管州郡凡二十一。爲河南採訪使。治汴州。（卽今開封府。）所管州郡凡二十有八。合計共十五道。漢宣帝言。與我共治百姓者。良二千石。指謂太守。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然則守令者。是守土治民之官之

切要者也。而採訪使者。則大約爲守土官之領袖。故新唐地志以此分列各州郡。至於節度使者。通典第三十二卷職官門謂始於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新書兵志同。）此不過言其所起耳。爾時惟邊境設此使。餘不常置也。蓋始名總管。繼改都督。至景雲雖粗立節度名色。而開元十五道。採訪十五。節度僅八。所置猶少。且猶採訪自採訪。節度自節度。至天寶乃遂以一人兼領之。至德以後。增置節度益多矣。（以上俱本通典。）又舊志云。至德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是至德之節度觀察。猶相間用之也。迨至中葉以降。而增置節度益多。其列銜往往稱某軍節度某處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則觀察但爲節度之兼銜矣。且節度無不兼本州刺史。則權盡歸於一家。而守土之臣。幾無復有分其任者矣。觀新舊諸列傳及唐人碑版自見。至唐末藩鎮。無不帶三師三公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而使相幾滿天下。則不但合採訪觀察以爲一而已。誠極弊也。大約盛於開寶。成於肅代。積重難返。遂係一代興衰。陳繼儒唐藩鎮指掌編言之頗暢。然皆不出新舊書及通典之文。

新書表第七卷方鎮表。景雲元年第五格。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使。此則唐一代節度使之名所由始也。而爲節度使之人之所始。則賀拔延嗣已見上。惟陳繼儒指掌編謂節度始於景雲元年。以薛訥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此與通典及新兵志謂始於賀拔延嗣者稍不同。不知所據。俟攷。